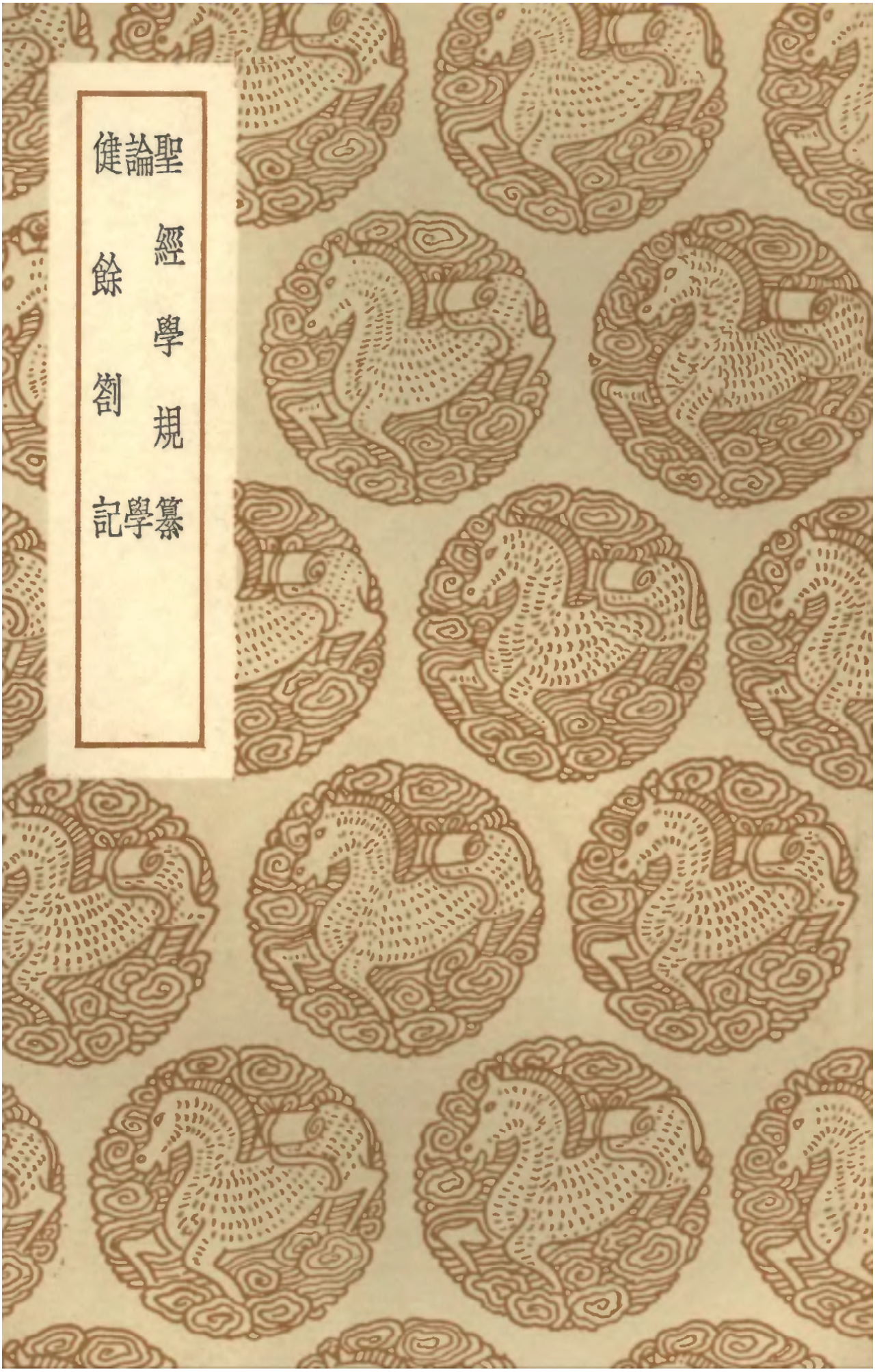
聖經學規纂

論學

餘劄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聖經學規纂

李嗹稿

本館據幾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聖經學規纂

聖經學規纂序

大學辨訖。續纂聖經學規二卷。續纂者何也。古大學成規俱在。但恐人不實盡其道。故揭曰在明親止善。今自宋儒表章大學篇以來。家閱戶誦矣。五尺學童。卽知明親爲道。然而古法荒蔑。帖括家鮮知大學中所謂三物名色者。至錚錚道學有聲。問以禮樂。亦多茫焉莫對。然則何由而進於明親耶。其日講明親者何物耶。則古聖學規。固不可不亟明於世矣。是以摘聖經言學者。會爲一編。試起而觀之。思之。與今人所學同否。今人日讀經書。而於經書言學者不一致意。是爲何故。乃學別有學。而學之格物。別有格物也。是又何故。豈今人之學。可以過於古人而不必遵耶。則固曰步孔孟之後塵也。抑古人之學。或時異世殊。不可行於今日耶。則又曰千古有聖人焉。此心此理同也。然則可以返矣。可以興矣。康熙戊寅四月己酉。蠡吾後學李塨撰。

聖經學規纂目錄

卷一
原學規纂
中庸三條
卷二
尚書三條
詩一條
禮記九條
論語學規三十九條
孟子十一條
易經一條
周禮八條
論古聖正學宜急復

聖經學規纂卷一

清 蠡吾李 摠稿

學明則格物明。而明親之道可得矣。故以學規附大學後焉。

論語。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注疏引皇氏曰。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內則曰。十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曰。春誦夏絃。秋學禮。冬學書。鄭康成曰。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三日中時。學記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朱子集註曰。文者。詩書六藝之文。　此註與夫子之文章、天之未喪斯文、兩章。訓文曰威儀、言辭、禮樂、制度。極有功於聖道。今人專以載籍爲文。繙讀爲學。印定心目。幸朱註尚有此蹤跡。與之作證耳。　文字。聖人有自註矣。文之以禮樂。非以禮樂爲文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朱子曰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耳子夏之言矯枉過正吳氏曰子夏之言流弊至於廢學陳氏曰此見子夏之文學非事文藝之末而重躬行之本弟子入則孝章程子曰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其言皆以躬行爲重讀書爲輕是矣然古學非讀書也周禮師氏掌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內則習幼儀學禮樂朱子解學文亦曰詩書六藝之文詩以習歌咏書以考政事禮樂射御書數皆修己治人之實務此古人之學也至於緐讀乃學中十分功力之一二耳論語載孔門傳述未嘗及於緐讀可知古人之學不在此也然則學者卽學事父事兄致君交友之行行者卽行事父事兄致君交友之學學者學於學中行者行於臨事本一物也弟子父兄在堂人物相接自必先盡其職然盡職不知果合宜否而修己治人更多當學之事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至於成人後君親朋友無一有愧未有不由學者如事父而生事葬祭力盡其禮事君而兵農禮樂致身無貳自是學於平日而後能故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雖曰必謂者決其已學也文義自明後儒多以辭章爲文緐讀爲學遂有本末緩急之說若原古學如學溫凊定省之儀爲學行溫凊定省之儀爲行學宗廟會同之儀爲學行宗廟會同之儀爲行博學力行擇善固執同此物耳烏分本末緩急耶且因認學字未眞又不體貼子夏文義而反譏子夏之言有過可耶至志於道章朱子分道德仁爲本爲重游藝則爲小物爲輕亦似非是朱子明註藝爲禮、樂、射、御、書、數、射、御、書、數且勿論自古聖賢有以禮樂爲小而且輕者乎以不

可斯須去之物。而曰小物曰輕。亦異聖學矣。　說命曰。知之匪艱。行之爲艱。世固有學而不行者。行自更重於學矣。然此乃學而不行之過。非學勝行、學先行之過也。故謂學猶故法。行乃躬行。分輕重可。謂學屬小務。行爲大圖。分輕重不可也。　或曰。如子言。則能學文。必能政事矣。然聖門又分政事文學爲二科。何也。曰。博學於文。與文學亦微有分。博學於文所指廣。兵、農、禮、樂、射、御、書、數、水、火、工、虞之事。皆可學也。文學則專指其考訂禮樂。酌古準今。博雅斐然而言。故與德行、政事言語。可分科也。不然。以文學卽是博學於文。則謂君子之博學於文。祇學爲文學而不學爲德行政事言語。豈可通耶。子游子夏之文學。觀之檀弓、及儀禮傳、詩序、可見。然子游宰武城。子夏宰莒父。何嘗不通於政事歟。分科者。各就最長者言也。　論語文字亦有分。如文質彬彬、與質對。楊氏以白受采況之。則就文物華飾說。文莫猶人、躬行未得、與行對。朱子以言註之。則就言辭有文說。雖亦博學內所該。然各章又有專義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夫子下學而上達之年表也。志學、立、不惑。下學也。知天命以後。則上達矣。如登高者從下一級一級而上。故謂之達。後儒躐求性天。以想像恍惚爲上達。遂以通曉訓達。誤也。且曰。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

理。則志學卽是從心所欲不踰矩矣。又曰。下學是事。上達是理。則從心不踰矩。豈無事歟。乃理與事分也。亦誤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晉衞瓘以者字斷句。焉作何字解。言何以不如丘之好學也。得望人意。較焉字屬上句者義長。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孔文子。夫子亦稱其好學。然與此有分。孔文子好學淺。此深。孔文子好學。專以學習藝術言。此則修德講學。徙義改不善。皆在其內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先孝慤論語講義曰。禮不可空訓理字。乃持守之節文也。君子於詩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一一講習。是爲博學於文。然又將所博者。收斂約束於凡視聽言動之間。都執守天理之節文。不敢少有放肆。是爲約之以禮。或問博學於文。文者六藝也。則已有禮矣。而又言約之以禮何居。曰。博文之禮。習五禮之儀也。約禮之禮。則統六藝言之。周禮。大司徒十二教。樂居禮之一。古者射御皆有禮。書數亦禮中事。

約之以禮。則不止學習六藝之文法。而身世實用其功。如顏子之四勿。（非禮勿視、聽、言、動。）曾子之三省。（爲人謀忠。友信。傳習。）孟子之存心養性修身。皆是也。故先儒以博文爲格物致知。約禮爲克己復禮。甚得。卽如孺悲學士喪禮。是學文矣。而孺悲之居喪。果如禮行否乎。則又有約禮之功矣。

六藝兼習。固爲博學。卽如專學一數。九章以及歷數。皆學之。亦博學也。

黃勉齋曰。朱子註以要訓約。然約之謂爲要之文理不順。以約爲束。文義順矣。（四書大全。）克己復禮。馬融以約身訓克己。正抑然自束之義。

顏習齋存學編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乃孔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功。明德親民。百世不易之成法也。

孔門曰博文約禮。程朱學孔門。亦曰博文約禮。而究其實似有不同者。孔門之博文。願學禮樂執射執御以至易詩。莫不曰學也。周南召南曰爲也。言學言爲。既非後世口耳所可混。禮樂射御。又非後世章句所可託。況於及門之所稱贊。當時之所推服。師弟之所商搉。若多學而識。夫子之文章。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博學而無所成名。文不在茲。如或知爾。諸章皆可按也。此孔門之文。孔門之學也。果齋李氏贊朱子之博文。則曰字求其訓。句索其旨。始以熟讀。繼以精思。文從字順。妙得聖旨。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后會其歸於中庸。由是以窮諸經。訂諸史。以及百氏之書。將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等語。詳哉言之矣。孔門之約禮。大而冠昏喪祭。宗廟會同。細而飲食起居。衣服

男女。問老聃習大樹下。公西子曲禮精熟。夫子遜其能。可謂禮聖。言曾諸賢。纖微必謹。以此約心。以此約身。出卽以此約天下。故又曰。齊之以禮。中庸大聖人之道。至於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序君子之功。備著尊德性道問學。而其中直指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且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是顯以三百三千爲至道矣。此孔門之禮。孔門之約也。朱子之約禮。則李氏言內而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而儼然肅然。若對神明而已。李氏曰。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惟朱子一人。僕不敢議朱子之博約極至與否。願學者先辨其文與禮焉可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顏習齋曰。學之不講是學矣。而又須講之。卽博學之後。繼以問思辨也。今世專以講學爲尙。乃有不學而講者矣。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鄭康成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何晏集解。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既已學矣。而曰未可與適道。此格物致知之后。所以繼以誠正修齊治平也。不然。王孫賈亦能軍旅。祝鮀亦治宗廟。豈可與子路公西華之學同等論耶。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或曰子路以不必讀書爲學。夫子責之。可見讀書爲學矣。曰。非也。解者誤也。佞、口才也。或人羨之。蓋雖無理而能強據一理以屈人者也。如未優治民事神之學。而遽使仕。此無理者也。謂爲學不必閉戶作佔畢書生。此有理者也。此佞也。子路之言。蓋與正名章指夫子爲迂意同。謂學而不仕。得毋使之作迂闊書生乎。然聖門教學。立體致用。曷嘗使人專讀書耶。故其言不待辨而但以佞斥之。若如時解。謂學在讀書。則子路之言正與相左。是顯然背理之語耳。尙何佞之云。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公西華所言之禮樂。與立於禮。文之以禮樂。亦微有分。華所言之禮樂。指宗廟會同相禮言也。若立於

禮之禮。則統禮言之。如孝有禮則事親之事立。忠有禮則事君之事立。信有禮則交友之事立。即至宗廟會同贊助有禮。則爲相之事立。類皆在其內。故曰有謂禮樂有待。亦指富國之餘。宗廟會同、蜡享、飲射、諸禮言也。若謂凡禮冉有皆不能。豈其事親、事君、交友。皆無禮耶。子路之行行。豈如華之優禮樂者。而夫子亦教以禮樂。可證也。故約之以禮。凡爲學者所同也。然約禮亦有不一。蓋五倫日用相接之禮。學者所同懷也。若致用之事。如學兵者約以兵之禮。學足民者約以足民之禮。亦有不同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孝弟忠信。四民所同也。兵農禮樂。士所獨也。何者。士固儲其學以待爲民上而任經世之責者。非若農工商。徒自善而可已也。乃今名道學者。祇務讀書。高則立行。語以兵農禮樂。輒曰出位。豈知學爲上正士之位歟。不學爲上之事。不惟失聖學。併有歉於士矣。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孔安國訓解曰。爲己者履而行之。爲人者徒能言之。此極中近世無實講學之弊。我躬不閱。而徒娓娓曉譬以誨人。是爲人也。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則爲不作助解。作緣解矣。意亦善。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是時靈公無道。國本不立。禍亂在彈指矣。不知以禮治內。而尙志於爭伐之事。孔子所以以未學謝之也。若謂孔子爲果不學兵。則何以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何以對季氏曰。軍旅學之於孔子耶。且卻萊兵。命申句須樂頎伐費人而墮之。不用陳耶。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從心所欲不踰矩。夫子之忠恕。夫子之一貫也。然敏如子貢。尙不知之。何也。則以夫子平日罕言命仁。自居曰多聞多見而識。教人曰學而時習。是皆在學識也。故子貢解後。乃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蓋聖人教下學之定法固如此。使如後儒終日言性、言天、言一本萬殊。子貢之聰明。豈褒如充耳者。而夫子問之。尙爾疑信不決耶。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自古生知者幾何哉。故致知在格物。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

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觀此二章。德必須學。事父事君。亦資學詩。又他日夫子曰。孝在以禮事君盡禮。則知先王三物之教。六德六行。其實事祇在六藝。質之聖訓。固彰彰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朱子集註曰。四者學問思辨之事。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子夏守聖人教。不淩節之法如是。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衞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此所謂憲章文武也。朱子集註曰。道謂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也。觀此可得字字正詁。先孝慤曰。效法於人謂之學。已學而熟習於己謂之習。樊遲請學稼圃。子曰。吾不如老農老圃。孟子載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史記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孟懿子南宮敬叔師孔子學禮。可證也。即不及見其人。而私淑艾以爲學者。亦效法也。近乃有宗心性頓悟之說。而訓學爲惺覺者則異矣。白虎通曰。學之爲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此即大學格物以致知之義。與後人惺覺說不同。惺覺。禪學也。至學記學學半。上學字音效。說命作斆。教也。蓋教學本一事。故字可通用。謂學有兼行言者可。夫子自謂下學。稱顏子好學。其義皆兼行。蓋行即行其所學。原非兩端。況禮樂從先。有爲若舜。行亦效法古人也。則統謂之學也自可。然謂行即學。而廢學習之功。則斷不可。夫子由志學而立。顏子博文而約禮。皆各有功力。確有次程。故聖門教人之法。曰文曰行。曰學文。曰約禮。而以好學與守道對舉。講學與修德徙義改不善對舉。共學與適道分言。好學與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剛分言。皆明甚著者。好學近智。而亦有統行言者。即如大學中本祇學習事。則但可曰格物致知。然誠正修齊治平皆

由學出。則固皆大學之道也。

孔子子游明以絃歌爲學。道聖學亦可以定矣。

中庸

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顏習齋曰。有弗學一讀學之一句。言有不學者。必須學之。朱註以有弗學作句。學之弗能弗措也又句。而曰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夫君子之學而有可不爲者乎。聖言有姑寬人以不爲者乎。後觀孔疏曰。謂身有事不能常學習。常須勤力學之。不至於能不措置。與習齋說合。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鄭康成註曰。待其人而後行。言爲政在人也。又曰。政由禮也。蓋聖道惟禮可以盡之。發育峻極之功用。亦不越一禮。故曰。約之以禮。復禮爲仁。周禮無所不舉。統名周禮。大學言明親。中庸言性教。小戴皆列於禮記。可見也。鹿忠節顏習齋謂禮卽道也。惟至德之人凝之。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

道中庸。溫故知新。皆敦厚以崇禮也。所謂德至而道凝也。旨哉言乎。　按禮有專就儀文言者。有統天下之理而言者。如夫子言禮與其奢也甯儉。曾子言國儉則示之以禮。孔子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皆指儀文而言也。如郤缺以六府三事爲德禮。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女叔齊謂之善儀。不可謂禮。而以用賢出政爲禮。子太叔亦以揖讓周旋爲儀。而備舉禮文聲樂人倫政事爲禮。是統天下之理皆禮也。周禮三物。禮居六藝之一。專指五禮儀文言也。魯論約之以禮。中庸非禮不動。則三物皆該其中矣。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夏禮言說。殷周言學者。夏非時制。故考之而但以口說。孔子殷後也。而周人。則二代禮固身學之矣。是說與學之分也。今人乃指讀說卽爲學。非誤歟。

孟子

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

孟子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試觀聖賢論學。曾有後世如何靜坐如何讀書之說否。豈周公孔孟學教之法。尙未備耶。尙未善耶。

孟子曰。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孟子曰。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

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此卽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道。原以求放心而止。使非爲明親也。奚爲而有大學哉。故大學以修身爲本。正與此同。乃後儒倚此爲頓悟之學。則非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至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聖經學規纂卷二

尚書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此聖經言教學之首也蔡沈集註曰教胄子之具專在於樂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滌蕩邪穢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朱子曰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缺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樂之職亦是用樂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物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爲樂有節奏學之急亦不得慢亦不得久之都換了他當性情（性理大全）晦庵之言得矣惟以樂換性情句微有語病蓋禮樂非由外鑠乃出於性而還以養性者也陸道威思辨錄曰人少時未有不好歌舞者天籟之發天機之動歌舞卽禮樂之漸也聖人因其歌舞而教之以禮樂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今人教子寬者或流於放蕩嚴者至幷遏其天機皆由不識先王禮樂之意欲養正以成聖功難矣

說命說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於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事不師古與學古訓反。不克永世與有獲反。

周官。王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今之學與官事。風馬牛也。以之莅政。迂腐道學。白面書生。爲世詬病。致使豪俠不學者。反出其上焉。是古學乃不迷不煩。今學乃迷煩。正相反矣。

易經

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詩。

周頌。敬之篇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周禮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此成周教學取士之法也。眞德也。全德也。有用之德也。後人多以長厚質實爲德。齊民之德。不足以盡德也。眞行也。全行也。有用之行也。後人多以氣節丰裁爲行。節士之行。未足以盡行也。至於六藝。可以修齊。可以治平。較之辭賦八比之無用。又不可同年而語矣。六藝爲聖賢學習實事。孔子習禮學樂。執射執御。筆削會計。無不精當。可證。邢疏朱註。解論語游於藝。皆曰禮樂射御書數是也。至於六經。則

古人載列道藝之籍。教行道藝之詞耳。非單持書册。卽爲道藝也。乃漢人亦以六藝名之。殊爲貿亂。至何晏註論語曰藝。不足據依。故曰游。此渠沈溺老莊之語。而邢疏復誤因之。不足辯也。若牟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則承上文多能鄙事而言。孔安國以爲多能小藝。朱子謂爲釣弋之類。與道德仁藝疏。謂孔子言己志慕據杖依倚游習者。又自不同。　論語冉求之藝。孔氏訓爲多才藝。蓋一章與由果賜達爲類。一章與臧武仲之智等爲類。而下統承以文禮樂。則指天質多能言也。與游藝之藝亦有分。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忠信卽德也。行卽此行也。文卽藝也。　子之四教。文與行忠信並列。周禮三物教民。六藝與六德六行並列。卽大學之格致與誠正修齊治平並列也。必如此乃體用兼備。知行並全。帝王聖賢。無二道二學也。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鄭康成註曰。至德中和之德。敏德仁義順時者也。　按鄭註亦大概言之。如孔子贊易四德。只有義字。至體仁足以長人四句。始有仁義禮三字。至仁以行之一段。又止一仁字。蓋聖經理相通貫。不銖銖周全文辭如此。故周禮大司徒言六德六行。師氏只以三德三行該之。卽是也。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道。賈公彥疏曰。卽上師氏三德三行也。五禮。大宗伯吉禮之類。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註。禋之言煙。煙氣之臭聞者。）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註。三能。）司命。（註。文昌。）飌師、雨師。（註。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註。山林曰埋。川澤曰沈。）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註。疈。疈牲胃也。疈而磔之。謂磔攘及蜡祭。）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以凶禮之類。以喪禮哀死亡。（註。親者服焉。疏。者含謚。）以荒禮哀凶札。（註。曲禮君膳不祭肺之類。）以弔禮哀禍裁。（註。魯莊公弔宋大水。孔子拜鄉人爲火來之類。）以禬禮哀圍敗。（疏。會合貨財以濟之。）以恤禮哀寇亂。（疏。遣使諸問。）賓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註。時見言無常期。殷猶衆也。）時聘曰問。殷頫曰視。（註。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使卿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疏。時聘遣大夫。儀禮有士相見禮。）軍禮。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註。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有不均之事。當合衆以均之。故在軍禮。）致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註。正封疆溝塗之固。）嘉禮。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此射者。言射禮也。如儀禮大射鄉射是也。故在禮內下五射則射法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賑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註。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鄭註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鑾、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註、處事、假借、諧聲。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顚顚。軍旅之容。暨暨詻詻。車馬之容。匪匪翼翼。賈疏曰。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參連者。

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刻注者。羽頭高鏃低而去刻刻然。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井儀者。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韓詩云。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逐水曲者。隨逐水之屈曲而不墜也。過君表者。謂若毛傳云。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槷。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穀梁亦云。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是其過君表。即褐纏旃是也。舞交衢者。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逐禽左者。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象形者。日月之類。會意者。人言爲信。止戈爲武之類。轉註者。考老之類。左右相注。處事者。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假借者。令長之類。一字兩用。諧聲者。江河之類。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方田而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經世實用編。李呈芬曰。周官五射。曰白矢。白鏃至指也。此彎弓之法。所謂彀率也。曰參連。謂先發一矢三矢夾於三指間。相繼拾發。不至斷絕。此注矢之法也。（壎謂三矢夾三指間非法。蓋古射禮用四矢。將射者執弓搢三而挾一个。故插於帶右者。三矢相次。參然而連也。此持矢之法也。）曰剡注。剡。銳也。弓弰也。注。指也。箭發則靡其弰。直指於前以送矢。（壎謂剡弰送矢亦不必。）所謂前手揌後手繘是也。繘者。後手摘弦如繘斷之狀。揌者。前手如擲物之狀。或謂矢頭剡處直前注於侯。不從高而下。即諺所謂水平箭。此發矢之法也。曰襄尺。襄。平也。尺。曲尺也。謂平其肘。使肘上可置杯水。蓋鉤弦引及滿。使臂直如矢也。或曰。襄。包也。肘至手爲尺。射者常以肱蔽其胸脇。無使他人之矢。從虛而入。此自防之法也。曰井儀。言開弓圓滿。似井形也。或謂四矢集侯。如井字。即詩四矢如樹。此射法之妙也。毛河

右古今通韻曰。諧聲者。諧宮商角徵羽之五聲也。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嗣謂六德六行之實事。皆在六藝。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及文王世子篇。樂以修內。禮以修外之言。觀之益信。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鄭註曰。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賈疏曰。小舞卽下文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也。大司樂教舞雲門已下六舞。則大舞也。勺與象皆小舞所用。幼少時學之也。鄭註曰。帗析五色繒也。皇雜五色羽也。鄭司農云。旄。氂牛之尾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

鄭註曰。舍采。學士始入學。釋菜禮先師也。鄭司農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觶。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音泰子。惟所用之。若

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音征）凡國正（音征）弗及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鄭註曰鄭司農云國子謂諸侯卿大夫士之子也學大學射射宮也賈疏曰國子之倅國子爲副代父者也王制王大子王子皆造學則亦曰國子先鄭不言者據諸子主國子致與大子使用故不得通王大子王子也大事祭祀也弗正謂兵賦國子屬大子故司馬不賦之國正謂鄉遂之中所有甸徒力征之等也作使也使國子從王也國之政事國內有繇役之事皆是謂國有事時此國子存遊暇無事之倅中使修德學道也　國子不惟祭祀會同喪紀與供其事至於軍旅之役諸子授之甲兵合其卒伍治以軍法是直躬擐甲胄而親事行間矣故天子出征受成謀於學孔門弟子樊遲冉有子路有若能兵見於經傳蓋文武不分皆學中事也後人乃謂名教自有樂地無事於兵何歟

禮記

王制天子將出征，禡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

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陳澔集說曰。司徒修六禮以下。言鄉學教民取士之法。樂正崇四術以下。言國學教國子民俊及取賢才之法。（下文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按此習射習鄉飲酒。以變不帥教者。司徒帥俊士與執事。周禮。鄉大夫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者能者。州長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黨正正歲帥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族師月吉讀法及春秋祭酺。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

敬敏任卹者。蓋古凡鄉有昏喪政事。學士皆與執事。而卽因之以考其德行與藝。三年乃大比焉。所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者如此。眞實教實學選士之良法也。（鄉萬二千五百家。遞差至閭爲二十五家。家愈少。考教愈密。）

文王世子凡學。（戶孝反。）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戶孝反。）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戶孝反。）戈。籥師丞贊之。皆鼓南春誦夏絃。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學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學世子學士必時者。一以分時。使藝與之宜。一以分藝。使業有所專。然亦互用。非膠固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戶孝反。）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合語卽後文養老禮。既歌而語以成之。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及儀禮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之。謂也。註疏略云。謂祭及養老與鄉射鄉飲大射燕射之禮。至旅酬之時。皆得言說先王之法。會合樂意。其間各有威儀容節。皆須小樂正教世子及學士。而大樂正授之。大司成論說之。此孔門所以有言語之科。修辭之訓也。今世六部司官說堂。入官者必須先學於家。可以知古人教法之善矣。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禮運。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禮樂仁義。皆學中事也。何以與學分列。曰。此言聖王治國之政也。治國則修禮、陳義、視學、施仁、播樂。固各有事矣。

禮器。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按古人多學。即以禮言。

內則。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遜友視志。四十始仕。

鄭註曰。成童十五已上。賈公彥周禮疏曰。勺象皆詩。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故以詩爲舞也。　按八歲已后。學小藝。履小節。十五已後。學大藝。履大節。其序其業。此詳著者。　此古聖學中之事也。隱居以此行義。以此所學即其所用。所用即其所學。烏有所爲靜坐觀空。泛濫書傳。以爲學者哉。自秦滅儒術而後漢興。齊魯諸儒。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與諸生弟子共定。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孫弟子。制氏以雅樂音律世在樂官。樂人

竇公獻世傳大司樂章於文帝。又漢律課學童學書。則周孔六藝之學。入漢固有存者。然武帝置五經諸博士。以教弟子多試繙讀。光武取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爲祭酒。晉武益以助教。隋煬改太學爲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丞三人。唐龍朔二年。改國子監爲司成館。祭酒爲大司成。同業爲少司成。博士爲司成。宣業。後又改爲成均監。總之主於傳經繙讀而已。至宋明而道學名立。國學經家塾重。然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較之漢唐。高下幾何。雖齊高帝建元中置治禮吏。陳有律學博士。隋開皇中書算學各置博士。唐亦有書學算學之設。然於古法千百之什一耳。三物四術。愈傳而愈微矣。至學後入於仕途。始置經書於高閣。而從事於禮樂兵農。學非所用。用非所學。此天下所以寡成材。朝堂所以多廢事也。嗟乎。前古後今。判若黑白。成敗頓殊。較若霄壤。有志聖學者。得毋思哉。

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

操縵。孔疏。調弦也。博依。節歌也。博通廣書博拊之搏。搏按爲節。以依於樂句也。雜服。如冠端韠紳紛帨之類。

或曰。古學之若此。今學之若彼。誠哉其不同矣。然欲復古學於今日。得毋有迂闊之譏乎。曰。子以爲迂闊者何也。非不切時用之謂乎。吾以爲迂闊者今學。而古學不迂闊也。今之學蓋漸漬成習。萬方一概。遂覺所入有合耳。然究其有切時用。請問今之學古入官者。公坐堂皇。可向百姓講性天著書乎。可向

百姓作一詩撰一古文乎。可向百姓作八股制義乎。曰。不可也。古制雖漸湮。而朝野君民。不能無禮。祭祀朝會。以及民間饗弄鼓吹。不能去樂。軍旅之事。惟恃射御。刑名錢穀。必賴數書。則古學非古也。乃今日之急務也。而何云迂闊也。或曰。今古不相及。如何曰。爲學則安今人而棄古人。論學又尊古人而小今人。此學者之大病也。不知古人之學。皆衷於道。古人之道。實本於天性。必然之理。今雖岐塗分出。然古學實不能盡廢。使盡廢而尙可成人世。則古之立學法者。必非聖人。使今世行其事而盡外於古法。則古聖之立學教也。必非性道而必不能也。今之六藝。猶古之六藝也。或曰。古學不傳久矣。謂今尙有其法。何以見之曰。子未之實學也。學則知之矣。古之六藝。誠有不盡傳者。然今世鉅儒。力行冠婚喪祭之禮者。固有其人。講諳五聲七始九歌十二律之法者。亦有其人。世所習新射法。雖出自京師練武之士。然質之古法。實相璧合。古御車法不用於後世。而騎卽御也。書數之學。世更夥其人矣。蓋此乃天理自然。不容斷絕者耳。若使學術大明。天下同風。則損益潤澤。愈可並驅古人矣。或曰。何由而覩此盛歟。曰。此君相之能也。苟在上以之教人。以之取士。彼無用之學。尙能奔走天下。況德問仁義。行問孝友。藝問禮樂。皆身心家國有用而不可離之事。上求下應。風行草偃。不如操左券也乎。或曰。洪武嘗以六藝取士矣。而不終。何也。曰。明太祖欲復六藝。可謂特識。但見之不眞。守之不定。且性嚴而急。朝立法。暮取士。乃嫌不如己意而又變帖括。此可惜也。孔子時周法尙在。而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乃流而今日移風易俗。迫不及待。有如此耶。且六藝所取之人。卽不盡善。卽或有僞。較之八股。不尙有用耶。不猶愈

於八股考試。涉不問其人生平智愚賢不肖爲何如者耶。或曰。然則此學待之君相可也。曰。又非也。古人有位則行之於上。無位則明之於下。吾輩卽或無國與天下之任。無身家之任歟。由其道而得遇。則天下共行之。乾坤以位。萬物以育。卽不然而一身一家。隨分所及。皆可有功。甯不善焉。且明之洪武。固卓然賢君也。徒以當時無明聖人之學者。反以後世無用之學引之。遂明而復蔽。至道不行。此吾儒之所宜返躬自責者也。而謂明行此道尙可緩歟。

論學

李嗇稿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論學

論學卷一

清　蠡吾李　塨　暭

學明矣。而尙恐豐部之蹄人也。故編摘學規後。意有不盡者。復附以朋友往復之言如左。庶可揭日月行歟。若謂尙口說也。則塨恕如矣

宋豫庵名瑾　自湖州來桐鄉視予。曰。聞顏習齋先生言。先儒靜坐之功近禪。有之乎。曰。有之。豫庵曰。借靜坐以收放心乃可爲學。非專事此也。何爲近禪。曰。先生所謂學者。專指讀書乎。豫庵曰。學爲聖賢。豈專在讀書。曰。若如此。請問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所謂乃可爲學之功是在何時。且靜坐固佛門教法。孔孟以前未聞有此事。未聞有此言也。豫庵沈吟。因看予大學辨業至論小學大學教法曰。小學之俊者乃入大學。其於六藝固粗知其概矣。但不能明其所以然之理。故入大學又須窮理。予曰。請問窮理是閣置六藝專爲窮理之功乎。抑功卽在於學習六藝。年長則愈精愈熟而理自明也。譬如成衣匠學鍼黹。由粗及精。遂通曉成衣訣要。未聞立一法曰。學鍼黹之後。又閣置鍼黹而專思其理若何也。豫庵默然。又看論朱子由敬以格致誠正一段曰。敬統終始。卽如誠意正心以前亦用敬。中亦用敬。後亦用敬。予曰。意與心則動靜皆具矣。謂誠意正心之前後用敬。是何時何功。如以爲心有不誠正時用敬。則心不誠正。何有於敬。豫庵曰。中庸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恐在誠正以前。曰。此正正心功也。乃謂在誠正以前。大可疑怪。恐先生因偏

主先儒之說。遂悞其辭如此。非素所見也。豫庵默然。予曰。徒靜坐不能知性也。卽曰知之。亦屬依稀。徒讀書不能窮理也。卽實窮之。亦屬口耳。聖門六藝之學。總歸一禮。四勿三省。乃我輩今日正務耳。豫庵曰。禮記不可爲經。予夙欲將儀禮禮記纂爲一書。如何。曰。昔人已有之。我輩今日惟自治教家教弟子。時時以禮檢勘。則爲眞學。不然。徒著書無益也。豫庵憮然曰。是。豫庵平日以闢佛爲任。時予從人有爲異說所惑者。倩開示之。翌日乃別去。

甲宗朱。乙宗王。辯且爭。甲曰。道在事物上。求言求心非。乙曰。絕去事物。專求心性。予旁聞之。大異曰。言思忠。貌思恭。忿思難。疑思問。以何思之。卽心性也。未有去心而能求事物者也。去耳聰性何在。去目明性何在。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未有去事物而能全心性者也。夫萬物皆備於我矣。去萬物尙可爲心性乎。然非心性。則備萬物者何在乎。

予在嘉善。周好生名梁　倩一友人求予所著書。友人言其談道學不惑佛教。予出會之。好生言嘗共陸隴其稼書講學。且言學貴躬行。予乃出大學辨業相質。又數日復會之。籤識甚多。大意言陸王非程朱。是集註當遵。讀書是學。予乃歷言先儒得失之故。好生瞿然曰。舍是。尙有入道之路乎。曰。聖門學道成規固在也。曰。何在。曰。以禮學禮。則爲博文。行禮則爲約禮。以禮自治。則爲明德。以禮及人。則爲親民。好生曰。向欲求一文公家禮善本不得。予曰。古禮莫之行。乃文公家禮亦未考。然則昨所言躬行者何事歟。請益力之。好生曰。先儒柯尙遷謂大學是一郛郭。須以三禮補塡。陳幾亭曰。仁包四德。禮亦包四德。向未行禮。今諭

禮之宜行也。良是。予次日與之書曰。長者過聽。欲行禮耶。俗失者禮之害也。能去此地俗失。而禮之大綱乃可舉焉。古禮惟軍禮非草野所可行。然其儀節亦當究之。至於吉禮崇左道。如送羹飯燒岸之類。參釋老。如拜斗延僧道謝年作福之類。此俗失也。洗去此惑。而立祖考廟社。無廟於寢。齊誠致祭。其綱也。凶禮用浮屠停喪浮櫬。此俗宜易之。而致哀備物。勿事外飾靡文。其綱也。賓禮在學問之士。失於走虛聲。尚奔競。洗此而交友以誠。規過勸善。此其綱也。嘉禮則孩提而攝盛服。非冠禮。男女之別不嚴。內外之防不謹。如鬧帳婦女遊觀。童僕出入內室之類。壞昏禮正此。而衣冠必飭。閨門嚴肅。其綱也。若時時戒愼。使此心清而不沫。虛而不滯。誠而不僞。振奮而不委靡。此古人所謂齊明。所謂禮中也。禮以治心也。時時自考。言有失否。視聽與動有失否。必求合禮。禮以治身也。凡此大綱既立。則聖道已有規模。其節目之詳三禮所載者。隨時行之。因事行之。若考究其合宜與否。則學問思辨之功也。嶸雖譾陋。苟去此不遠。願有聞焉。

好生箴識曰。先生重六藝。將廢詩書乎。予曰。此誣坐人罪也。予何嘗謂廢詩書。正謂與必於詩。考政必於書。非徒繇讀具耳。何者。經書乃德行藝之簿籍也。所以詔習行。非資徒讀。猶田園册所以檢稼殖。非用徒觀也。徒讀詩書者。是廢詩書也。

又箴識曰。六藝取士不能無僞。且不能無偏蔽。有僞猶可核其實以懲之。若偏蔽則內害於身家。外禍於邦國。無適而可。予曰。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周末取士流弊也。然尚必修其天爵以要之。勝今之全不必修天爵而得人爵者多矣。況人性皆善。僞非本然。而學教有法。考核有法。人不皆僞而僞實難售也。至於偏

蔽之慮。則未聞聖門文之以禮樂有偏蔽也。吾人自治教人以禮。乃偏蔽也。自漢后言周禮而敗者二人。王安石。方孝孺。然安石法周禮。不知生衆用舒諸大政。而行青苗以擾民。孝孺當大敵逼至。不知治兵。且更改朝廷門制。此正不知禮者。而豈禮之偏蔽歟。況孟子時行井田學校。尙須潤澤。今取六藝。但要其有實用耳。古法固有斟酌。不必盡依樣葫蘆也。

又籤識曰。然則性天可輕歟。予曰。惡是何言也。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孟子曰。形色。天性也。人全身皆是性體。人無時不與天接。故古人曰。畏天之威。敬天之渝。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學者存養誠正之功。固刻刻如此也。若不實盡此功。而徒鑿思漫論。探索無朕。是褻之耳。非重之也。

錢塘王草堂名復禮視予嘉善寓。出所著四書集註補。其首則論學。卽引據予言。予曰。孔顏時六藝之物。人皆學習之。如一衰衞。而王孫賈、仲叔圉、祝鮀者流。或長兵。或習禮樂。則他國可知。則爲君子如伯玉子產輩者又可知。觀春秋傳足見也。但德行未必皆醇。故大學諄諄於誠意焉。今之爲道學者。尙多致意德行。而六藝則幾廢置矣。故顏先生特表六藝。如孔門教仁。孟子則並言義以闢利。皆隨時以救世也。況舍六藝而爲德行。卽德行有成。亦祇爲質民之德行耳。非聖人明親之學也。草堂曰。然。因言陽明善射。少年卽以豆爲陣習兵。予曰。程子亦考行禮。朱子輯禮行禮。蔡氏律呂。雖有誤義。而亦留心於樂矣。況陽明之兵。甯不可幾聖門子路。但所憾者。諸公不專以是爲學宗。且雜聖道以他途耳。草堂曰。此論甚平。可質九原矣。爲予校訂大學辨業兩過。

河右毛先生禮編引據孟子左傳謂三代之禮至春秋已亡三禮皆戰國後人所作嫌條請曰古者殺青繁難非若後世楮翰易成易積又典策藏於朝廷學士習行皆以身相授受不重佔畢故易代更制則習之者少而往籍易湮孔子言夏殷之禮不足徵是也若周禮在春秋時則不然子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又云郁郁乎文哉子貢云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是春秋時周禮見在也子云吾學周禮今用之若周禮已亡而焉從學之而何以用之隨會講聚典禮季文子使晉求遭喪之禮而行以魯昭公之童心而知禮子太叔晏平仲皆言禮昭公四年申之會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蓋列國之於禮樂或不學不行或行而不正昔人遂謂禮樂廢壞而豈其策書亡耶漢藝文志及周禮廢興序言禮樂書至孔子時不具已屬誤語況曰亡耶雜記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蓋魯國雖重禮教然傳行既久後進雜興聖人以所學者爲教考訂詳正故魯人書而存之大約如儀禮記之類鄒魯文學遂多家傳耳非謂士喪禮之在國册者盡失而此後始有也若如此則春秋列國賢士多矣豈無行禮者無獻無文以何考之況謂學禮孔子是失禮書則孔子云二三子有志乎禮者於赤乎學之豈孔子亦失禮書耶今天下制義充棟而幼學必求工制義者從而學焉豈失制義文乎孟子言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籍則戰國後禮册始有剝落矣然其言乃指班爵祿之一端非概指周禮也不然孟子之時周尚未有代德列國制度必多傳述而謂其禮盡亡可乎況即班爵祿一端其略固有傳聞也孟子云諸侯之喪禮吾未之學而嘗聞之是諸侯之禮未亡也言未學諸侯

之禮則士禮在所學矣。滕國之人安於其君。不行三年之喪耳。不可謂其不知有三年之喪也。莫之行者。有是禮而不行之辭也。充虞疑孟子之木美。乃考究之意。非禮書無可質也。今三禮會典皆在。然有一行禮者。更羣起而訾警之矣。豈禮書無可質乎。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云。周禮盡在魯。夫易象春秋。原周禮中事。非禮書亡而執此以爲禮也。若以爲春秋載禮甚多。故云。則所載者。正載當時行禮論禮者也。禮亡尙何載焉。況杜元凱註春秋。固曰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孔仲達疏云。春秋凡例。皆周公之舊章也。是春秋戰國禮之未亡也審矣。周禮儀禮。漢儒皆傳爲周公攝政六年所作。劉歆云。周公致太平之迹。俱在周禮。鄭康成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賈公彥云。周禮儀禮。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儀禮十七篇。漢初興。高堂生博士卽傳之。周禮。始皇特疾惡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入於祕府。至成帝時。劉歆校理。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以晚出。故多排議。鄭康成辨解羣疑。周禮大行。夫使漢人僞作。則當盡作。何故缺其冬官而河間獻王以千金購之不得耶。況周禮儀禮。宏綱細目。亦非懸空所可僞者。是二書明無與於漢人也。今先生謂戰國人作。亦屬揣詞。以其禮間不合於左傳且喪服篇似本荀子戴記。然左氏與公穀。卽互有參差。今必左氏不誤而二禮誤乎。儀禮本荀子戴記。焉知荀子戴記非本儀禮乎。此壁書掇拾諸書之說。先生已辭而闢之矣。儀禮傳自周初。而記與傳。後人附之。未爲不可。乃或者謂子夏傳文法似公羊。必公羊高輩冒爲之。則又穿鑿矣。至以孔孟時未引二禮文爲疑。則論語固引儀禮射不主皮矣。漢志載六國魏文侯好古。其時樂人竇公藏周禮大司樂

章至孝文時獻之矣其文何嘗不見於孔孟時耶孔子云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今鄉飲酒禮明初會典賓主介僎皆正向明季易爲隅向明初燕會崇儉晚乃斥靡柈舉之類蓋同此禮而儀文流失致有分歧質文豐儉遂分先後則儀禮周禮傳自周初而春秋戰國之人或附離以後進者有之經書自秦火後比有錯簡脫落則二書中亦或有錯簡脫落者有之但不可定爲戰國人作也即設爲戰國人作是時密邇春秋而儀禮記有孔子之言則必聖門弟子所流傳者其識大識小之遺亦必十九屬周初禮矣至於禮記孔仲達正義云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記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蓋秦季人高堂伯五傳至戴聖皆傳儀禮而又傳周秦漢人言禮之文以爲之記原屬會粹其中即間有踳駁無足怪焉但三代大經大法修己治人之事舍是三書無以考之今世官政猶是六典遺意會典家禮不出儀禮規模而皆以禮記絡緯其中可見此三書者百世不可磨而考研折衷則學人事耳後世喜空言而置實事故於載言之書多樂道之三禮記載實事自宋明以來駁議紛然今謬者且指爲僞矣是必禮法蕩然一無可考變人類爲禽獸而後快也不亦可懼之甚歟子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則樂在當時固有紛亂亦未亡也自秦火以後而乃十亡七八矣先生修明禮樂有功聖道甚大至立論少過者尙祈一更正焉河右卻寄曰極有理之論周禮至春秋已亡改作已微何如

陳兆輿問曰朱子以藝爲末或指粗者而言君子禮樂不斯須去身立禮成樂則指精者言也曰禮樂精

粗一貫。不可分也。卽以精粗論。如心得其中。禮之精也。身勿跛倚。容勿怠肆。禮之粗也。世有身不跛倚。容不怠肆。而心尙未中者。未有跛倚怠肆而心反中者也。若跛倚怠肆而謂心自中焉。是異端之中。非吾儒之中也。樂記曰。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則粗者豈輕耶。又曰。游於藝。今註謂博六藝。義理之趣。或不在粗迹也。曰。姑論射乎。人必學能射。而由淺入深。始得其趣。未有全不能射。而卽得射之趣者。後儒高閣六藝。而言博其趣。是不能射而得射之趣也。有是理乎。陶淵明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乃淸狂高寄之言耳。今以爲學術矣。其遺誤後世。不已甚哉。

鄞縣萬季野名斯同　閱予辨業學規。歎息起立曰。以六德六行六藝爲物。學習爲格。萬世不刊之論也。先儒舊解。固泛而無當矣。予因告之曰。昨有人詰予云。子謂農工商亦非士分業。然則大學尙有遺理乎。予曰。明德親民。德行六藝。何理不具。然理雖無所不通。而事則各有其分。如冉有足民。豈不籌畫農圃之務。而必不與老農老圃幷耒而耕。而安得兼習胼胝之業歟。且言此者以學乃實事。非託空言。空言易全。實事難備。故治賦爲宰。聖門各不相兼。況學外紛瑣者乎。不然。心隱口度。萬理畢具。然試問所歷。亦復有幾。則亦徒歸無用而已矣。季野曰。然。

論學卷二

錢丙謂觀三物。知周禮僞書也。虞書言五典。今六行取孝友而去其三。則周人但有父子兄弟。而無君臣夫婦朋友也。添睦婣任卹。是父子兄弟外。別有四倫。爲六倫也。此爲拂理叛聖。世未有仁義禮智之人而不中和者。亦未有中和之人而不仁義禮智者。更未有舍五德之外而別爲聖者。安可並列爲六。今世有恭儉直信剛勇之人。何漏而不取。是六德猶隘矣。況仁義禮智。四德相並。躋三於德。降一於藝。是何道理。禮樂與射御書數。並稱經天緯地之業。執鞭之役。偕升並進。不倫之甚。李子謂教之具在六藝。則必由此而可成德行也。今世善書能算慣射之人不乏。何人由此成其孝友。成其聖智歟。予謂伯夷義德至矣。而不可謂和也。臧武仲之智。可言忠和乎。胡廣稱中庸是必氣質近於和者。然可謂仁義乎。是各自爲德也。至於聖。則嶷瘝忘編有註文矣。聖以身之俊利機神言也。古訓通明。諺所謂伶俐是也。非造極之聖也。故註疏以臧武仲聖人解之。且智仁等。亦非如舜之智。顏淵之仁也。必如此。自古有幾而取之一鄉乎。蓋其德性有聰明。不殘忍。不呆執。不柔靡。不僞。不戾。卽爲六德矣。不言禮者。禮有儀文。不專考德。故入於藝。聖人言執禮是也。且藝非降也。君亦言禮樂二藝爲經天緯地之業矣。而降乎。若恭則該以禮。儉直剛勇則該以義。忠卽信。非漏也。中乃引用訛字。君幷未見周禮。而但據引用語。遂駁古經。可乎。孝友爲親序。君所知也。註疏任謂信於朋友。君又未見矣。不言夫婦者。閨門之事。不便於考察。故略之。然世未有不刑于妻

而能盡孝友者。言孝友則夫婦之倫具其中耳。三物賓興。皆教之以事君也。不待專教以事君也。明代課士八比外。尚廉德行優劣。然有考校諸生而卽問曰。汝事君忠否者乎。此全不解世事者矣。若睦九族。婣外戚。卹衆人。皆行誼之大者。何可不教。何可不考。聖人對哀公言三德。而贊易又言四德。豈自背乎。孟子言教以五倫。而對梁惠王又專言修其孝弟。豈自滲漏乎。至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豈謂堯舜無君臣夫婦朋友乎。蓋有通言者。有統言者。何執泥名數乃爾。古者大射、賓射、燕射、以及田獵、詢民、祭祀、選諸侯卿大夫士。皆用射。自天子以至大夫出皆用御。周禮大馭、戎僕、齊僕。職皆大夫掌御車。春秋用士大夫御車以戰。勝負倚之。至於今世。上自宰輔。下至有司。所謂察理刑名錢穀者。實祇用書數二藝。是四藝本與禮樂並重也。愚言全德行必由六藝。原統六藝而言。君乃不言禮樂。專較射御書數。舉人半面而訾其鬚偏目之謎乎。抑故作誣語乎。然卽論四藝。父兄爲賊所劫。而己不能關弓而射之。父兄欲乘車命之御。對曰不能。命之記一家什器。曰我不解書。命之計生產業。曰不知數。能盡孝友服勞之事乎。非疾而不能執弓。攬轡而震驚。舉毛錐如鎗。持珠算而顛倒。以言聖智可乎。是射御書數之人。原未必卽能孝友聖智。而欲全孝友聖智。必不可廢射御書數也。近世顏習齋陸道威兩大儒。皆重六藝。道威之言曰。六藝之外。如天文、地理、兵法、律令、農田、水利、文學。皆學校選士所宜具。其言甚是。然周取士不以此數者。蓋文學卽在六藝內。而天文司於保章馮相。世有傳人。不選於外。地理在封建瞭然綦列。兵法在司馬。律令在司寇。農田水利。現有井田入學之士。凡國有飲射兵戎讀法喪祭役政。皆備執事。是學六藝。則諸事悉可閱歷而能。

不必分科也。且天文等卽有不能者。亦無妨於分任。惟六藝盡人宜習之。但有專精兼通之分耳。聖門子路習兵。然能射亦能禮。能瑟。冉有樊遲爲御。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是六藝者。日用必需之事。不可缺者也。若今時教選髦士。德以四德。行以五倫。藝於六者之外。再分天文地理等科。亦無不可。但不求實用而好爲橫議。執一以駁古經。甘自居於非道侮聖。則罪滋大矣。

錢丙不講學問。不講持行。專以明理爲言。年來加以狂怪。將大學、中庸、古文尙書、易繫辭、周禮、儀禮、禮記、春秋三傳。有見者。有未見者。望風而詬曰。我理見以爲如是。雖古聖起。吾不信也。吾信吾理而已矣。近又移之於醫。自素問以至劉李之書及諸本草。皆斥爲非。惟取張氏傷寒。尙指其中一半屬僞。而曰人參不補。石膏不寒。半夏無毒。不必薑製。遂謀出而行醫。予問之曰。君曾習醫乎。曰。否。亦識藥乎。曰。否。皆以理斷之耳。因問之曰。敝地有巴旦杏南方無有。其味若何。嚮一從兄行長。其長如干渠。茫然。然則不目見。不身試。何由以理斷之耶。且君之以理斷。卽當前莫辨也。天下之物。因形以察理。則理可辨。而今君曰。吾但論理。有甲者本頎而皙。君曰矮而黧。且曰。彼形不可憑。而理可憑。夫理者。物之脈理也。物形既置。理安傅哉。君與人爭田。聽訟者問舊契。非君田。問證人。非君田。觀疆界形迹。非君田。君曰。吾心之理。固以爲吾田也。此亦無如之何矣。明理二字。老生常談。然不意其弊至此。

管廷耀問學予曰。畫家言畫鬼容易畫馬難。以鬼無質對。馬有證佐也。今講河洛太極者。各出心手。圖狀紛然。而致良知者又猖狂自喜。默默有物。皆畫鬼也。子志於學。子臣弟友。禮樂兵農。亦畫馬而已矣。

徐公果亭名秉義曰讀書以明理不讀書理何由明予曰非教人廢讀書也但專以讀書爲學則不可耳且明理非盡由讀書也即如人日讀書傳亦知射曰志正體直而與之決拾顚倒錯互遂可謂曉知射之理乎亦知樂曰以和爲主而宮商音律入耳茫然遂可謂曉知樂之理乎故古人明理之功以實事不以空文曰致知在格物

問三弟培四弟埈曰夫子自居執御而戒求富者又以執鞭之士爲賤役何也對曰執射執御學士所執之藝也執鞭之士則出其伎以求值供人役者故有不同予曰然不獨御也君子不斯須去樂而人君一飯再飯瞽師日舉則官也而近役矣春秋賢士大夫皆能賦詩知樂而未聞有士人爲樂工者是樂亦有貴賤之分也故中論藝紀篇曰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羣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羣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道者君子之業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其言甚明

祁州王咸休名經邦知予南歸來視問之曰顏先生言王荊公青苗法可行然乎咸休曰不可行也因問培曰周禮國服爲息何以可行培曰陸道威言周禮是治國之書今古異宜治國之道貴密治天下之道貴疎其言似識時務者予曰然且周禮貸貨國服爲息止一泉府司之泉府乃士職與漢之游徼嗇夫今之耆老官不甚懸殊故民取攜便而弊不滋今之守令即古諸侯也其位尊則民畏而出入不便其事繁則

必委肯徒而奸竇易生。況重之以君相之尊威而立法使守令遍行乎。宜其敗也。乃因此胡致堂遂力詆周禮。朱氏又別訓爲息。總不知經濟時勢耳。已而安州馮繪生名夢徵至曰。不第此也。周時民皆有恆產。所以可以國服爲息。然尙多補助。不必取償。今貧民多無常業。貸之將不能償。必取償。將貸不及貧民。或及貧民而反以病之。荆公志在利國。勢必擾民矣。予曰。善哉。鄙論未之及也。

歸德周崑來名亹問曰。先生言學而後知。知而後行。則修齊治平之事。皆可徐俟之格致後歟。曰。非謂盡知乃行也。今日學一禮。遇其禮當行卽行之。明日又學一禮。遇其禮當行卽行之。知固在行先。而亦一時併進。且迭進焉。非列其貲也。然亦有先後甚遠者。如十五入大學。學而未仕。則自不行治平之事。六十居官。且年老不能親學。則格物之功自少是也。又問曰。弟子行孝弟。謹信親愛。有餘力則學文。不幾似行先學後乎。曰。非也。卽如今一幼學。其父命曰汝爲我糞。可對曰。吾學糞禮。乃來乎。猝一朋友來訪。可謝曰。吾學相見禮。乃會之乎。蓋其事前此已學。則行之。卽未學。亦必先供其職。待事訖卽速學之。以知其得失焉。是論弟子之職。非論爲學之序。立言各有當耳。

從孫曾達問格物。予曰。王草堂嘗爲我言。格物須就當前最切者格之。如禮現有疾則藥餌當格。予曰。此非大學之格物也。天下之事。苟身當之。卽宜格焉。爲農則格農。爲卜則格卜。現有疾則格藥餌。現遠行則格束裝。然與大學何與。大學者俊士所處。學修己治人之道也。農工醫卜。非其業矣。若偶有疾而問藥。乃不得已之變。而豈學事哉。伊時草堂慮心深以爲是。子求格物。須先識定此篇是論大學。夫大學也。而有

雜務乎。大學、十五所入者也。而卽躐及幽深高遠也乎。

彭翔千名超曰。超嘗靜以存心矣。敢問是提此心乎。是以心提理乎。予曰。置理而空提此心者。異端也。以心提理者似之矣。而有辨也。存心者敬也。蓋人心有三境。而敬功則一。有無念無事時。有有念時。有有事時。（原空二十八字）無念無事之敬。萬理畢具而無理之可名也。有念有事之敬。則隨其念與事之理而致愼焉。或喜或怒。審察而出。又不可以提理言也。翔千曰。豁如矣。予曰。理卽禮也。禮以敬爲主。而其事則須先習於學中焉。故大學以格致爲始也。翔千曰。是。

竇靜庵名克勤見延。論及心性。予曰。心有動靜。功不分動靜。戰戰兢兢。戒懼愼獨。無息不然。無處不然。久而齊明之至。直徹本始。是爲知天知命。動與天游。是謂合天立命。而上達在是矣。此聖賢心性之正功也。既曰整齊嚴肅。以敬爲主。而又曰。半日靜坐。屏除衆念。以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令見朕兆。此後儒致力心性之功。近於聖學。而微雜二氏者也。若夫佛氏則以知覺作用爲心性。不知有仁義禮智也。蒲團靜坐。萬念皆空。久而澄澈之極。幻爲作用。此異端心性之功也。聖學戒愼。異端恣肆。聖學本天。異端遁天。聖學體實而用實。異端體空而用空。聖學其道公。異端其道私。聖學明其心性之德。異端實不識心性之德。聖學欽明。全其心性。異端虛幻。實害其心性。南轅北轍。一寒一暑。調停夾雜。必入歧路矣。吳公匪庵名涵聞之曰。是也。性天豈虛幻哉。

大興王崑繩名源閱予大學辨業。聖經學規。斂手稱是曰。向觀世儒。謂聖道當不爾。而未得抉其故也。今

乃曉然聖學矣。聖學斷非無用者。予告之曰。以論語證之。孝弟忠信。禮也。兵農相禮。用也。能孝弟忠信而不能兵農相禮。不失爲善士。（硜硜小人是。）能兵農相禮而不能孝弟忠信。終陷於小人。（祝鮀治宗廟等是。）體自重於用矣。但欲求聖學。則體用去一不可耳。又曰。上二者。迂士則高其守。智巧或用其才。孔子亦皆取之。至於不能孝弟忠信。亦不能兵農相禮。而徒講明心見性。如李卓吾何心隱輩。或妄亂著述。浮浪詩文。如豐坊鄭鄤輩。則華士異端。離經敗世。聖道之蟊賊也。

德清胡朏明（名渭）以所著易圖明辨相質。言今易註首河圖洛書。（古河圖洛書。周秦時已亡。）先天八卦方位次序。六十四卦方位次序。皆本之道家魏伯陽參同契。陳摶僞龍圖。劉牧鉤隱圖。夔魈誕謾。蕪穢聖經。予曰。此皆聖學不明所致也。學明則經正。修己治人之事。惟日不足。而暇造此幻渺之具耶。

三原員震生（名從雲）曰。先生學主循禮。是矣。然或謝曰。古禮難復。柰何。予曰。古禮本不遠於人情。且禮云。禮從宜。使從俗。亦非銖銖優孟古人也。嘗在武林與王草堂曰。仁知孝弟。尙爲虛名。惟禮爲實事。如仁之立人達人。則有禮制知之。舉錯有度。卽禮孝弟之溫凊定省。徐行隅坐。皆禮也。且禮不在故迹。卽在當前。如此時與吾友對言。氣何似。手如何持。足如何行。布席飲食如何周旋。隨地隨時。能合情理。是爲禮矣。卽至聖人動容中禮。亦不過從容乎此而已。若夫衣服寢居之式。揖讓玉帛之數。必銖銖古迹。或繁禮多儀。使人望而驚畏。是欲行禮而反使禮不行也。何爲其然。愚之學冠昏士相見諸禮。皆斟酌古今。以簡易宜時爲主。不敢尙苟難也。

石門吳次張名師栻曰。學記言。入學者一年視離經辨志。鄭註曰。離經。斷經句也。非讀書亦學中所有。但不專以此爲學耳。然鄭註離經殊爲非是。古無經名也。經書之名。自孔子刪修後乃漸有之。周之盛時。詩采於太史。書司於史官。易掌太卜。禮在政府。皆不名經。安所得爲離斷經句者。蓋離、麗也。經、常也。謂使之麗於常道也。觀下文以操縵博依雜服興藝爲教。而以呻佔爲戒。亦可以知古人之常學矣。

辛巳冬。語萬季野王崑繩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仁義禮知之性。性見於行。則子臣弟友、夫婦在內。行實以事。則禮樂兵農。蓋子臣弟友之不可解者爲仁。有裁制爲義。恭敬之心爲禮。辨是非爲智。至於子臣弟友。實有其品節文爲。是爲先王所制之禮。鼓歌其禮則爲樂。兵所以衛父兄君友者也。農所以養父兄君友者也。苟失其仁義禮智。不可以言子臣弟友矣。不可言禮樂兵農矣。不盡子臣弟友。喪其仁義禮智矣。亦喪其禮樂兵農矣。然使無禮樂兵農。安見所謂仁義禮智哉。亦安所謂子臣弟友之事哉。三者由內而外。一物也。周禮教民。一曰六德。有聖忠和。猶是四德而分其名也。一曰六行。內有睦婣與卹。五倫所推及也。一曰六藝。及於射御書數。又禮樂兵農之分件也。三者總名曰物。言心性非精。禮樂非粗。祇此物也。古聖或以一仁統之。或以中統之。或以一禮統之。或曰修以敬。或曰行以恕。皆此物也。魯論之文行忠信。文卽禮樂兵農也。行則子臣弟友也。忠信則仁義禮智也。中庸天命之性。言仁義禮智也。率性之道。子臣弟友也。修道之謂教。禮樂兵農也。由博文而約禮。由格致而誠正修齊治平。是爲下學。由下學而盡性至命。是爲上達。而一貫在是矣。若外是而別有塗徑。異端曲學。烏可訓哉。時代州馮敬南名甦亦與聞。皆曰。然。

道誠在是矣。

王業鑱問曰。先生言德行與藝一致。而前乃言禮樂兵農士所獨。豈農工商可不用禮樂與。又曰。能孝弟忠信而不能兵農相禮。不失爲善士。毋亦有可分者與。曰。非也。農而稼稻供親即禮。巷歌衢謠即樂。守望相助即兵。性所自然。事所必然。誰能去之。但責以公西子路之經濟。則非其任耳。如襏襫躬耕。眞農事矣。而盡力溝洫。可使足民。反非其任。善士之或不能兵農相禮也亦如之。而非謂其事親從兄亦無禮也。賊劫其父而安坐不赴也。半菽之不供也。若是而尙得曰能孝弟哉。且天下無二道也。業有殊。材各異耳。士即治農工商者也。農工商受士之治者也焉有二道耶。

劉餘健記

尹會一撰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健餘劄記

健餘先生劄記序

曩余輯四書朱子本義匯參。吾友健餘先生屢書敦勉。且曰。近訂劄記。自省自克。余心識之。苦遠莫能致。丙寅冬。先生督學南來。延余入幕。方是時。先生爲士習人心計。提唱小學。發明經訓。凡心性理氣。義利儒釋。與夫古今升降。一切著述源流異同之故。無不反復陳列。懇款周折。而余羸老。討論暇卽衰疲。終無由讀其書。越二載。先生卒於松江。余往哭之。感慟疾作。明年秋。公子嘉銓以劄記藁本丐余訂正。始得見夫劄記。往來於胸中者。越今十年矣。使蚤見之。纂入匯參。自可與薛文清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羅整庵困知記。以及陸平湖蒙存諸說並存。千載一時。交臂失之。此余垂耄之年所深恨且慚而益信先生俟百世而不惑。後起定有人在。非偶然也。卒讀再三。見其隨時隨筆。精知質行。蓋不留毫髮憾。而其指要。大都前示余書盡之。釐成四卷。問學之切近。政教之紀綱。古人之賢奸。閱歷之得失。以類而推。點次便覽。亦吾匯參之例則然。他日相從地下。莫逆於心。尤余訂交二十餘年拳拳執友。而外間罕知者已。乾隆十有五年冬十月癸未。巳山學弟王步青題於竹里草堂。時年七十有九。

健餘劄記自序

昔薛文清嘗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專著。而言道統者必歸焉。信足以定吾學之的矣。然文清未始無書也。讀書錄二十卷。其不得已而有言乎。夫言以足志。所重顧行。而著書千世。每與行違。迹相似而實不同。此聖賢之所以欲無言而終有言。雖有言而異於有言者之言也。余自四十以還。篤信正學。而精力就衰。難於彊記。有志未逮。終日在悔吝中。大懼荒落無成。因將耳目所經。凡切於身心。可以反求而得者。俱書於册。時時檢點。用以自省自克。匪敢附於先儒讀書諸錄也。乾隆六年夏六月庚子。博陵尹會一元孚題。

健餘劄記卷一

爲學

爲學要知學爲何事。人何故宜學。天既生我爲人。便當效法爲人的樣子。所以小學不可不豫。我既爲天所生之人。便當擴充爲人的分量。所以大學不可不講。能學則可以作聖。不學則無以成人。常存此心。所學自正。必有循序致精。日新不已之功效。若開首不明爲學大指。此心先錯。雖殫精敝神。終其身亦不過記誦詞章之末。總爲利祿二字。結果一生。負天甚矣。俗學之弊。大率坐此。亟宜猛省。

或問學之不講久矣。願聞正學大指。曰。學問之道。不外修己治人。修治之功。只要遷善改過。嚴而操之曰克己。約而守之在居敬。居敬則能窮其理而踐其事。由己及人。俱可歸於至善。而底厥成矣。然其始必先立志。必如孔子所謂志於學。志於道。志於仁。方可。言立志然志有定。向非見之眞者不能。是以程子云。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卽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謝上蔡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此語最切於學者。蓋人性皆善。而本心之德。不能不壞於人欲。皆由性偏處爲累。憚於克治耳。能從難克處用力。則義理之性以漸而復矣。

學問之道。總以變化氣質爲要。但變化氣質。亦有兩說。一在從其性之所近而擴充之。一在矯其性之所偏而克治之。觀虞書教胄子之四德可見。

朱子自謂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聖人亦易做今方覺得難愚謂與無志之士言學聖不可不使知其易如孟子人皆可以爲堯舜等語是也與有志之士言學聖不可不使知其難如孔子非爾所及仁則不知等語是也

自知之謂智自愛之謂仁自克之謂勇世人好言智名勇功利濟行仁故入德者鮮

愛曰仁愛人爲愛自愛亦爲愛原無二致

知行並重知行遞進知行合一工夫全要得常惺惺法道理方見得活潑潑地

潛龍勿用是乾卦喫緊處夫潛則已弗用矣而必戒以勿用所以保其潛德君子法天工夫所謂始於闇然尙絅而終於無聲無臭者也乾元用九根柢於此學者宜潛心體玩服膺勿失

乾卦象傳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夫乾剛天德猶不可爲首而況區區才智之末斤斤自恃以爲物先其能免於亢悔乎但眞剛未有不能柔者既曰天德自不見其有首矣此用九之所以爲吉也

每疑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二句似君子於主敬之外別有集義工夫今讀楊龜山先生語錄云盡其誠心而無僞所謂直也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爲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得此解心爲暢然

隨之六二曰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六三曰係丈夫失小子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後世不講親師取友之義昧於邪正損益之分好言兼與而不能舍下必至終身一無所與而比匪之失不

可勝言矣。兌之九四。亦曰。商兌未寧。介疾有喜。大旨相同。夫孚于嘉則吉。孚于剝則厲。豈獨爲居上者言之哉。凡爲學者。皆當深省也。

復之六二曰。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朱子謂學莫便於近仁。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然則世之學者。不知親君子而遠小人。皆避吉而自趨於凶者也。豈不可哀之甚乎。

天地之心。曰仁而已矣。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亦仁而已矣。不遠復。三月不違仁也。休復。以友輔仁也。頻復。日月至仁也。獨復。志於仁也。敦復。依於仁也。迷復。痿痺不仁也。惟君子體仁。常見天地之心。故復卦心學之源也。繫辭傳云。復以自知。其又以致知爲求仁之始乎。

頻復厲。頻巽吝。均當爲戒。

大過之上六曰。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夫涉而滅頂。何嘗非過。而聖人不忍咎之者。所以重節義而維綱常。意良深且厚矣。後世講學家。輕視節義。往往概之以傷勇。曷不玩辭而識周情孔思之所重哉。

坎中實。誠也。離中虛。明也。在天地則坎離交而後陰陽泰。在人身則誠明至而後德業成。故坎離者。天地之大用。誠明者。學問之總綱也。以坎離終上經。蓋上下經之中而六十四卦之樞也。

謙之六爻皆吉。震之六爻无凶。懼以終始。自无咎也。於此得寡過之要。

每逢憂患危疑。必示人以出險濟難、敬愼不敗之道。讀大易者。當知聖心之仁。

升卦上六冥升。爲不知止矣。又繫之曰。利于不息之貞。聖人望人遷善。多在理欲關頭一轉移間。孟子好樂、好勇、好貨、好色。可以致王之說。皆本於此。其幾甚微。學者所當深辨也。

遯之大象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遠象艮止。嚴象乾剛。天非有意絕山。而山自不得近。如君子不必厲聲色以絕小人。而禮以律身。義以制事。廉隅懍懍。小人自不能近也。

蹇以反身修德。困以致命遂志。君子處窮所得爲者。如斯而已。壯以非禮弗履。晉以自昭明德。君子履盛所可恃者。如斯而已。此謂守約。此謂由己。

周易三百八十四爻。無非教人以成其是者。而終於有孚失是。蓋人情眞是者少。似是者多。自是者尤多。是固不可冒也。夫子則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可見知節則知是。吾儒不可過於自信。

吉人辭寡。躁人辭多。人生多言。已是極受病的氣質。尤不可與人傳說閒話。如遇人有互相猜嫌。兩相詆毀之語。只可正言勸解。婉言開釋。令各盡其道。自然感悟。彼卽不聽。我亦無過。若將兩下言語傳來傳去。令人憤恨。或至激出禍事。不但旁人公論不平。卽發言的人。氣消追悔。亦歸咎於傳言搆釁之人。豈不枉壞人品。

恕字最難。故曰強恕工夫。只是反己自盡。自能推己及人。一誠字亦可包括。所謂忠爲恕本也。

由博反約者。一貫之候。溫故知新者。修業之功。

致知工夫較多．力行工夫較難．

從前只講說天地萬物爲一體的道理．如今纔識得天地萬物爲一體的氣象．世間千變萬化．各樣事情．都從這裏做出．總在吾方寸內一點生意．不要頃刻剗斷．

周子教兩程尋孔顏樂處．此樂字卽大學之誠意自慊．中庸之素位．自得其眞詮．在孟子萬物皆備章．而其眞蘊．則於論語開首第一章．已包括無餘矣．蓋時習是下學之功．說樂不慍是上達之妙．孔子一生自少至老．憤樂相循．無論杏壇教學．時習在平居．卽周流列國．僕僕皇皇於道路之間．亦無非不怨不尤不厭不倦之眞趣也．此中眞趣．不但非異學曲學所能窺．亦豈尋常稽古窮經之士．可以口耳假借者乎．然則斯樂究於何處尋之．曰．只要於學字認得眞．便於樂字尋得著．聖經一章．昭示具在．統言之有綱領．析言之有條目．約言之則更有本．時習在此．說樂在此．克復在此．爲邦亦在此而已矣．有志於學者．愼勿舍近而圖遠也．

偶見舊本四書學庸之後．各載或問．論語則於朱子集註序說之前．載程子論讀論語孟子法．大約似明時所刊舊板．內云．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又云．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又云．讀論孟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皆喫緊爲人語．學者所當切己體察也．

或謂三百而下爲詩者．多不知道．知道者或不工詩．亦猶孟子以後．德業分歧．治事者多忘身心．學道者

又遺世務。奈何曰。遵尙書言志之訓。不說閒話。庶幾可以言詩。工不工固非所論矣。守大學知本之教。要於誠身。庶幾可以言學。德與業斷非有二矣。此余數年來所深信不疑者。惟慚有志焉而未之逮耳。和靖於樊遲問仁知章。發明問學之義。最爲親切詳細。其言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而以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爲當時學者之務實。蓋學以學爲人也。問以問所學也。既爲人則不得不學。既學之則不容不問。此乃爲己之功。故曰務實。後人不知學爲何事。安能好問。不知問爲何事。豈可言學。聞和靖之語。其亦可以少思矣。

或疑論語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中庸曰。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是守卽是行也。程子好學論。知之明則信之篤。信之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朱子集註解據於德云。行道有得於心而守之不失。是行然後守也。豈行與守果有先後之分與。曰。余向來於此。亦屬含糊。近始實加體貼。覺得是單言守。則守卽可以該行。單言行。則行亦可以該守。但既擇既知以後。容有未之能行之時。斷無可以不守之時。蓋行猶因乎時勢而後起。守則貫乎始終而勿忘也。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眞是徹上徹下語。言忠信。行篤敬。參前倚衡。眞者鞭辟近裏著己之學。於今實信得程子之言。不我欺也。

日新月異而歲不同。方可言學。常存是心。必有所得。

聖人中禮。賢人守禮。學人當習禮。下學上達。無以易此。

自修君子。斷難同流合汙。

聖道至高。正從卑邇處。益見如天之高。於地不可測量。其實地之上卽天也。若一味高遠。亦安所用其仰乎。

或問擇守知行之義。子嘗明辨無疑矣。孔門博約之教。與此有異同否。曰。朱子謂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此正顏子博文約禮工夫。蓋隨擇隨守。卽是隨博隨約。非有異旨也。後儒於文禮二字欠分明。則博非所博。約非所約。何怪其泥於知行擇守之先後。而紛紛置啄。毫無裨益乎。

或問視遠惟明、聽德惟聰之義。曰。要視遠。則當思明而不蔽於近。要聽德。則當思聰而不蔽於邪。此一義也。近無所蔽。所視自遠。乃爲眞明。邪無所壅。所聽皆德。乃爲眞聰。此一義也。非禮勿視。卽所以思明。非禮勿聽。卽所以思聰。此尤要義。君子思誠之實學也。

某嘗與同學友論靜時苦多雜念。言論雖多。尙未分明。近來細玩先聖先賢及諸儒之書。覺得此處亦不待煩言。大抵未起念時。只是持守。已動念時。便要省察。不必爭有無。但須分邪正。自主於一而不雜矣。學者終日之間。不但閒度可惜。或讀書。或應酬。或靜坐。有所背於問學。卽是不能博文。有所懈於德性。卽是不能約禮。以此時時體察。日日警策。未有不進益者。某近來深信橫渠此種言語。但一年三年之說。未敢以爲限耳。

薛文淸曰。纔欲修辭立其誠。則言自簡。以可言者少也。此語深堪體味。蓋氣質浮躁之人。驟欲緘口。大是

難事。惟出口時卽加檢點。凡己之所未知未能者不敢發。人之所難知難能者不敢責。一以忠信爲主。則辭不期寡而漸寡。洵是謹言要訣。恨未能也。敢不服膺。

或問朱子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固有虛憍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恐亦未免於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非其敬矣。夫施於彼而合宜。所謂義以方外也。今就念慮起處言之是愼獨。亦可謂集義乎。曰。敬貫動靜。義合外內。固非判然兩事也。但對擧言之。各有所重耳。念慮起處。獨也。分別公私義利以決取舍。非辨義之功乎。辨義於方動之始。徙義於旣動之時。處處體察。正所謂集義也。朱子言觸手便作兩片。本就義之分別而言也。若看到融洽處。卽以義爲敬之精明。又何不可。

或疑尙書今文古文眞僞難辨。奈何。曰。余向亦留心於此。今則覺得不必。蓋窮經所以致用。但察其理之精粹與否。有益於身心家國否。若止稽其文體。縱使考辨極博何益。不獨尙書。凡治經傳皆然。

經文脫誤。尙書爲甚。能如孟子之取武城。乃可闕疑。亦可決疑。

每說一詩。必擧一人一事以實之。似乎可據。然未免多執滯難通。朱子集傳。只欲讀者從本文參玩。不肯如小序之篇篇徵實。是朱子說詩大本領。周易本義亦然。

尊德性與道問學。若看作平列語則非。蓋言君子之功。無非尊其德性。而所以尊之者。必由於問學以實

致其力也。然則涵養之功。輕於致知乎。曰。非輕涵養工夫也。蓋涵養用敬。乃是統體工夫。所謂戒愼恐懼。無時不然也。然必實從事於格物致知。有以見夫內外本末。初無二理。斯戒愼恐懼。方有著力處。故中庸末章。就下學立心之始說起。必言知遠之近三者。乃可以入德。至首章開端。已將性道教之源流本末。分明指出。故專言戒愼而致知之義已在其中矣。余比年略見及此。閱困知記益覺釋然。

羅整菴云。釋經小有不同。未爲大害。至於義理之本源。毫髮不容差互也。訓詁家不可不知此意。

羅整菴云。凡經書文義。有解說不通處。只宜闕之。蓋年代悠邈。編簡錯亂。字畫差訛。勢不能免。必欲多方牽補。強解求通。則鑿矣。聰明博辨之士。多喜做此等工夫。似乎枉費心力。若眞欲求道。斷不在此。愚謂此卽多聞闕疑之聖學也。眞欲求道者。自能深味斯言耳。

孔門學者無不好禮。如檀弓載將軍文子之子除喪受弔。深衣練冠待於廟而垂涕。子游觀之。遂善其處禮之變。而稱爲動中。後之君子。有如是之留心喪禮者乎。吾必謂之好學。

孔子嘆剛者之未見。豈不知學問以粹養爲上。蓋重遠之任。非剛莫勝。流俗之靡。非剛莫矯。厥後曾子得聖道之眞傳。由是而子思。而孟子。以及伊川紫陽。俱以剛德傳脈。經傳所載。聲情畢肖。志於學者。惟當從反身克己處入手。久則敬義立而德不孤矣。鄉原固與此相反。而氣質用事者。又失之千里。不可不察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今人匪但不能擴充其端。且由蔽錮之久。誤用而相反者甚多。如好貨好色小

不忍之類。亦是愛惜。可謂惻隱乎。恥惡衣惡食。恥聞過。恥下問。亦是媿赧。可謂羞惡乎。故拘蔽未深者。當識其端而擴充之。拘蔽既深者。在察其偏而力矯之。

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故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言擇乎中庸。亦卽繼之曰得一善。惟明善而後中道可識。允以執之。自不同於子莫之執中矣。此義惟考亭最精。

人知周子之學主乎靜也。然觀易通所載。必以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爲立誠之實功。而諄諄於愼動。是愼動乃見其主靜。合內外。徹上下。孔門學脈正在乎此。異端安得藉口。

或問周子通書云。志伊尹之所志。得毋與中庸下學立心闇然爲己之意不同否。曰。成己成物。性本同原。古人立志合下便遠大。其用功也入手便細切。蓋不細切則必不能遠大。不遠大亦必不能細切也。故周子以學顏子之所學。與此句並言。非學顏之學。則志尹之志。將究歸於闊落無成矣。是學先克己。正所以實其志也。荷先知先覺之重任。嚴非道非義之大防。有二理乎。不如此。則富貴利達。志非所志。浮雜虛寂。學非所學。古今人之所以不相及也。

李延平之學。得於豫章。人但稱其專從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愚疑學者自此入手。恐無著落。嗣讀其文集。與羅博文書有云。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先生反身切己。深潛縝密之功。於此乃見眞實。前接伊洛。後啓紫陽。有以也夫。

昔劉屏山先生以元晦字朱子。而祝之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朱子自謂涉世犯患。

而後知其言之有味。夫晦之云者。卽大易之所謂潛。中庸之所謂闇也。通乎夷險。徹乎始終。其義無窮。其功不息。朱子晚而益味其言。所得深矣。自謙云乎哉。

朱子曰。聖賢千言萬語。總是教人做人而已。小學大學之書。皆做人樣子也。學者自少至老。從事於斯。終始惟一。如此而德不修。業不廣。不足語於成人者。未之有也。

和靖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乃是分外不容一客。感客形之雜耳。與釋氏之空寂。大相懸殊。

李正叔論朱子之道。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又曰。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數語足以括朱子之生平。定吾學之準的。

大學之知本。論語之務本。乃孔門入德成德徹上徹下工夫。

朱子稱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故雖當禮法廢壞之後。而能因略致詳。推舊爲新。不屑屑於旣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余每三復斯言。竊嘆後世鮮命世亞聖之才。蓋由於提綱挈領之學未之有得耳。

大凡學人心粗者先要能疑。心細者卻要闕疑。此是孔門相傳學訣。

聖人之心。戒愼恐懼。常見爲危。卽其道心之主宰。而由危得安處。

古人格物。不止於讀書。後人格物。莫要於讀書。

向知讀書所以窮理。今知讀書可以持敬。

朱子曰。此心此理。原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册。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時提撕。隨處收拾。隨物體究。隨事討論。玩此數語。立志居敬窮理之功備矣。

由用溯體。存體應用。此致知用敬之功也。體常涵用。用不離體。此用敬致知之效也。

就應事處下工夫。用也。就所以應事處下工夫。體也。

欲念雜念。固有淺深輕重。然必從難克處克去。方見斬除力量。用敬工夫。欲念雜念。何以知之而斬除之。則致知之功。自有並進而不能偏廢者矣。

惟明乃敬。惟敬益明。

必兼窮理而言克己。性眞始露。必兼克己而言窮理。性分乃實。若偏言自不免於有差。而亦不足以爲至矣。

心無欲則虛。心有主則實。

無位時便要充廣此心。洋溢滿足。未發時便要涵養此心。澄澈渾融。乃是窮達無二。動靜合一之學。

守之以死。不敢自懈者。主靜集義之功力也。活潑滿眼。漸臻熟境者。主靜集義之趣味也。

主敬靜以立大本。莫如朱子。防虛靜以立大本。亦莫如朱子。

未博先約者。主敬以立本。非存心無以致知之說也。既約仍博者。據德依仁之後。不廢游藝之功也。

認定明新止至善本旨。乃見格物是從源頭處做起。到源頭處歸宿。故曰知性則知天也。

作得主宰。貫得事物。卽是依法學程朱之實驗。講求義理以栽培之。乃存心以窮理集義。終身不容少懈者也。

提起明德。諸弊消散。近於乾道。資性高者能之。其次則用主敬窮理之功。漸漸磨鍊。久則斷續自少也。

大著胸襟。密加體察。二者缺一。弊病卽出。後儒多是偏在一邊。

聖賢之生也。以正氣培元氣。其死也。自不等於游氣用事之庸人。

古人讀書。乃栽培志氣之一端。今人讀書。乃栽培志氣第一著。

程朱相傳聖學眞脈。無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之簡而該者。東軒先生每爲予言。

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亦是說到未發盡頭處。

體驗未發工夫。知性爲要。

用功自格物致知入手。立教以遵小學收放心爲先。

行孝經以小學爲實踐。乃是眞能明於孝經者。

忠信而好學。所以進德。可以學禮之義盡在其中。由之終身。徹乎上下。

或謂聖人處危疑患難。自有明哲不測。大遠常人之處。曰。亢則有悔。孫則不瑕。理之常也。知幾其神。固有保身之哲。順受其正。實無巧避之方。聖人用九用六。亦始終不二其心焉耳。

自勝爲強。非剛愎所能託也。常勝爲貴。非優柔所能假也。好德者審之。

讀書要闕疑。然後所悟爲眞得。修身要改過。然後遷善能日新。

或疑天似嚴於待君子。而寬於待小人。何也。曰。責備賢者生於憂患。固理之自然。其實天非有意以嚴之。乃君子之自處本嚴耳。嚴於幽獨。若或指視。嚴於宮廟。若有鑒臨。嚴於出處。難進易退。嚴於辭受。崇廉戒貪。嚴於大節。死生不變。其志嚴於細微。簞豆不易其行。故世間不如意之境。常若集於君子之一身。由君子觀之。直是不可爲之事。常多於所可爲耳。小人反是。故無忌憚。不知縱其淫。實以厚其禍。降祥降殃之理。終不誣也。

吾於南軒先生之講孟。而識義利之辨。吾於東軒先生之遵朱。而識敬肆之端。

悔者吉之根。辨者謗之媒。不信於人。但當反己自克。用向裏工夫。

或問異端於何辨之。曰。有一言爲界限。凡在五倫五事上做工夫者。皆不得謂爲異端之學。

海寧陳師言。自堯舜至於湯章。論道統則始自堯。君子存之章。言存心則斷自舜。以堯之大則天。天道也。舜之事盡人。人道也。此意未經先儒發揮。

昔人有稱聞善若驚。見惡若讎者。可謂正士。但以血性男子自居。恐流於褊也。不若見善如渴。聞惡如聾之語。尤爲切實忠厚焉。雖然。意在隱惡。猶恐人己之見未化也。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庶幾誠於好惡。公人己而同憂患者乎。

古之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後之君子。尙氣質而忘問學。不能以問學變化氣質。安能由工夫而復本體。

使德性無失其爲尊哉.

族庖與良庖常一廚共事.良庖之能.族庖既習見之矣.而技仍無改於其舊者.志不求進耳.士與有道同里閈.日覿面而不相親.亦不化者.但當責志毋咎資稟之下也.

經言正家.未有如家人卦之備者.始在閑.終在威.貫通在有孚.根本在言行.厲而有節.交而相愛.以是介婦无遂.家婦富家.剛柔各當.內外咸宜.一室而太和之象在焉.故六爻皆吉也.有家者其勉之.

朋友一倫.後世弗講.讀朱子跋黃仲木說.庶得其義.可發深省.

君子之行.不與日月爭光.則與草木同朽.歧路之間.必無豪傑.有志者愼勿惑於雅俗共賞之謬論.而泛泛悠悠.淪胥沒世也.

健餘劄記卷二

敷教

敬敷五教在寬。寬卽仁道。易所謂體仁足以長人也。在人性爲仁。在天道爲元。元以長衆善。仁以統四端。故無論體元之天子。調元之宰相。以及庶司百職。凡居民上者。無不宜體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而仁以育物。寬以得衆。至於義者。行仁之宜。而寬而有制。卽所謂嚴也。豈可以嚴爲寬之對乎。後世泥於左氏寬猛之說。則失之愈遠矣。不知夫子之論子產。亦止稱爲惠人。若云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則是仁道猶有缺欠。必須將另一件補其不及。何其視仁太淺。而開天下以刻薄之漸。徒滋借口也。是豈聖人之言乎。

呂成公云。履爲易中之禮。豫爲易中之樂。誠哉是言。無聲之樂。氣志塞乎天地。豫之義所以大也。然卦利而爻則否。二介于石不可言。豫九四由豫尙戒勿疑。蓋不可無豫者世道也。不可有豫者人心也。聖人大其義於卦。而危其詞於爻。垂戒之意深矣。

天下事非一人所能獨辦。君子欲有所爲。必與其類同心共濟。故復重朋來。而泰重彙征。

凡天下國家五倫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於其間。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觀噬嗑之象。務使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洽矣。

秦之上城復于隍豐之上闕其無人處秦與豐豈易言哉
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范祖禹之論善矣竊謂大臣職在薦賢則知人亦所以爲良也
仲虺之誥言愼厥終惟其始蔡仲之命言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太甲下篇亦云愼終于始可知愼者
成終成始之道也有國者不可不謹
成王之答羣臣也曰不聰敬止聰敬二字相連極有意味大有關係蓋未有不敬而能聰者亦未有眞聰
而不敬者也道統開於帝堯史臣贊其德曰欽明聰敬之旨蓋本於此與朱子謂人君當務聰明之實
不可求聰明之名胡敬齋謂今人有聰明都不會用反爲心害嗟夫世之誤用聰明而不自知者皆由
昧於欽敬之義者也道之不行又何怪焉
周之盛也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及其衰也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至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而遂不可
爲矣賢才之係於治道豈細故哉
漢高謂李斯有善歸主有惡自與而怒蕭何之請苑以媚民至於繫獄夫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
分過適以速秦之亡耳徵王衞尉言則漢高不幾爲秦皇之續乎然聞言卽悟豁達之風度越世主遠
矣
衞侯不聽子思之言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漢文能聽馮唐之言不以六級廢雲中之守用人之寬嚴興亡
之本也

昔人論爲政之道。興一利不如除一害。漢文帝躬修元默。令德善政。相望於册。而書除者居其大半。可謂省刑罰。薄稅斂矣。以此化行天下。吏安其官。民樂其業。不亦宜乎。若夫內多欲而外尙繁文。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治者也。

漢相王嘉嘗謂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此語不但庸主宜知。英主尤當深省。

昔陸抗上疏。謂小人不明道理。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夫世主好任小人。非愛其才。則喜其竭情盡節耳。不知小人無才。安能以動人主。至其竭情盡節。尤屬小忠小信之爲。既不足以引君當道。亦難語於亮采惠疇也。至於奸回讒佞。則陋劣之私。又將無所不至矣。故易言開國承家。必諄諄於小人勿用也。

北魏祕書令高祐嘗言勳舊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夫私人以財。財雖費而其害猶輕。私人以官。官一濫而其害無窮。明主審此。乃不昧於輕重之宜耳。

隋主自專庶政。不任羣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張元素謂其借使得失參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此非爲闇主言之。爲英主言之也。苟不知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之義。雖英明蓋世。適足以益其叢脞而已。

大學言誠意。喫緊在好惡兩端。乃人心之同然也。推之爲恕。絜之爲矩。由家而國而天下。己情不辟。人性

無拂。持其平焉而已。後世不講乎此。刑賞舉錯。動與羣情相反。不知大權所在。人不敢違。而公論所在。亦實有難犯者。自古驕泰之主。欲與天下爭一日之是非而不可得。堪爲鑒矣。

君相每歎世乏全才。不足供國家之用。夫天下全才原少。恆賴君相之作養而後成。未嘗養育而欲世多譽髦。不其難乎。且取人而不以身。恐求之愈備。而相遇終疏爾。

魏徵對唐太宗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其論本於書之明四目。達四聰。可謂善矣。然亦有發言盈廷。而莫知適從者。則以中無主宰。而淆於聚訟之羣言。似明非明。寡斷之失。或致與暗主同科。故知本之學貴居敬而務窮理也。

司馬温公上體要疏。不獨熙甯之切務。雖萬世亦不易也。夫元首叢脞。失於昏庸者常少。而中於聰察者常多。願治之主。尤當三復其言。而曉然於爲政之有體。治事之有要也。

元臣王磐。因議定官制。疏稱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號。有職位。官爵所以示寵榮。職位所以委事權。有功者宜加遷散官。或賜五等爵號。不宜任以職位。此論甚正。可以爲則。若以顯官酬勳臣。以事權假親戚。至於曠厥官。敗乃事。非所以重天工。亦非所以全親戚也。

屯卦六四象傳曰。求而往明也。夫王之不明。莫大於不能信賢。大臣之不明。亦莫大於不能求賢。使爲大臣者。知己之不足。必資人之有餘。而往求賢才以共濟。於以成亨屯之功。洵吉無不利矣。其爲明孰大焉。

或問泰卦二爻之義曰以包荒之量用馮河之勇不遺乎遐遠不牽於朋比則能合乎九二之中行而治泰之道得矣然必以包荒爲主蓋寬乃治本而斷以行之明以周之公以處之皆寬中合而相濟之道也大臣如此君道亦然論語所謂寬信敏公者意正本此

易坤之六四曰括囊无咎无譽夫四近於君而不得君不可言而不言可也可以去而不去可乎然則傳所謂賢人隱者非隱於朝之謂也身隱焉文殆將遯矣若張氏閉於前而舒於後之說似與六三同爲待時而發豈賢人當君臣道絕之時能逆料他日之必有合乎且後世伴食中書之輩孰不藉口於此故經術之眞僞所關匪細故也

戒言利者曰利者義之和也後世藉口經文類如斯矣不知乾卦文言因利與貞字相連故特揭義字以正其名謂是合義之利而非悖義之利也豈容計利之徒託此以濟其私哉

書微子篇有自靖人自獻於先王之語不特處變如此處常亦然蓋人臣事君遭逢或殊才志亦異各安於義之所當盡各達其志之所欲爲跡不同而忠則同也比而同之反多不韙

皋陶之論九德也剛柔咸備而明敏不與焉毋亦古之所重在德而明敏之才不足以言德與抑於亂而敬中已寓其美歟

孟子勸梁惠王行王道先之以不違農時三者朱子以爲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

節愛養之事也。後世不知務此。或因承平日久。戶口日繁。百物俱聽愚民之傷耗。而全無厲禁。偶逢歉歲。民苦難支。議賑議蠲。流離不免。以致盜賊充斥。而官法不能禁詰。安得命世之才。爲國家謀奠安籌久大乎。

古來大臣有得君愈專。取禍彌甚者。如吳起商鞅輩。不知尊主庇民之學。而惟以功利富強之術中其君而虐用其民。適足以殺其軀而已。不得藉口於管國之治齊鄭而自誤以誤人國也。

漢末張角之亂。楊賜恐下州郡捕討。更滋騷擾。欲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護歸本籍。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此誠安戢流寇之良法也。

史稱諸葛亮治蜀。賞罰嚴明。人有言亮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大哉言乎。君子亦平其政耳。若後世動稱大赦。豈但小惠而已。卽如赦一罪人。而憤怨者不止一人。其爲不平孰甚焉。明君賢相。所當深思也。

讀丙吉傳。臨終時漢宣帝問誰可代君者。吉對以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于定國。太僕陳萬言。三人能皆在臣右。帝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後三人居位皆稱職。夫吉能薦賢爲國。斯爲相臣不媿矣。其問牛喘一事。曾何足道。而世顧競稱之哉。

夏侯勝嘗出道上語。宣帝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此與不言溫室樹者義孰爲大。

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饑渴。鮑司隸兩言。足盡大臣之道。有其心而兼有其術。處常處變。無不可矣。

房元齡杜如晦爲僕射。日聽詞訟數百。太宗謂之曰。公等如此。則讀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賢哉。因敕尚書省。細碎務皆付左右丞。惟冤滯大事合聞奏者。關於僕射。論者謂太宗眞得馭相之體矣。若後世宰輔所辦。皆書吏之事耳。元首親小勞。股肱忘大計。此叢脞之所由來也。可不重以爲戒哉。

後世人才鮮少。固因平時無教養之法。亦由用之不當其才。而苛責之下。往往人與事違。其何能濟。昔成湯與人不求備。周公無求備於一人。孔子稱君子之易事曰。及其使人也器之。唐韓滉爲節度使。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嗟乎。如此用人。天下尚有棄材乎。爲大臣者。不可不知此義。

昔盧毓爲吏部尚書。論選皆先性行而後言才。或問之。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此義本之孟子。足正後世論才之誤。毓植之子也。

宋呂誨元廉希憲。均以疾病喻時政。蓋貪功利而任小人。剝傷國脈。乃朝廷之大病也。君多護疾。醫鑒千秋。

竭君相之聰明。愼選督撫十餘人。竭督撫之聰明。愼選郡守十餘人。勿撓其權。勿掣其肘。務久其任。以責其成。天下未有不治者也。否則如王嘉之所謂轉相促急。數更政事者。權輕則民慢。令繁則民蹙。相怨一方。伊于胡底哉。

北史載蘇綽所爲詔書六條。其四推賢能曰。非直州郡官吏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一鄉之選。以相監統。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此言可謂明於治法矣。夫正長卽今之鄉保也。鄉保得人。則百爲易舉。必本周官閭師黨正之遺法。重其事而愼選其人。微假之權而明其賞罰。則凡牧令所欲行之政。無煩家諭戶曉。而速於置郵傳命矣。嗚呼。今之州縣可自爲政者。甯有幾何。此固其所得爲者也。若猶畏難。古治何由復興哉。

富鄭公知青州。救河朔饑民五十餘萬。辦事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得以次受賞於朝。後世則動以職分當爲。責之必行。且明知其賠累而弗問矣。賞罰不明而高言上理。中才以下。誰能不賞而自勸乎。

宋臣趙抃越州救荒之法。較詳於富公之治青州。世傳青州而鮮傳越州。是知賢士名人美意良法。行於當時而罕聞後世者。何可勝道。宜名臣傳論爲之長嘆也。

歐陽文忠謂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卽是良吏。故所居民便。所去民思。夫政以平易近民爲主。間有非常之舉。可與樂成。難與圖始者。亦不過十之一二耳。乃後世好惡多與輿情相反。察吏者遂以拂民之欲。爲強幹之才。失之遠矣。

大學衍義有時當賑恤。先良民而後游手之語。於義得矣。但須平時編查保甲。先有區分。臨時多方曉諭。力能彈壓方可。否則游手之民。最窮而又多事。當賑恤之際。稍分先後。最易借端生事。爲有司者。不可不愼。

今日講養民之政。制田里難。教樹畜易。今日講制產之法。限田易。授田難。非得命世之才。不能潤澤周禮之大略。心乎斯世斯民者。以樹畜爲救時之急務。以限田爲授產之權輿。可也。

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近見鄉閭士庶之家。嫁娶無不用之。商鬻於市。獨此易售而倍獲其利。民安得不貧乎。先王命市納賈。以觀民之好惡。所以防其志淫好辟者。蓋有制節之大權焉。非可因仍苟且而爲之者也。

爲政者每患風俗日靡。返樸無由。夫欲崇節儉。禁奢靡。非定等威不可。蓋等威辨則食用有常。難以踰分。奢靡之風。不禁自遠。所謂禮防於未然。不易之理也。

程伊川撰明道先生行狀有云。先生爲政。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夫應文逃責。在後世卽爲能吏矣。蓋志不在於脩己安人。又不在於建功立名。徒欲全軀保富貴。自不得不苟且遷就耳。若存心於愛物。則一張一弛。自必審時揆理。以求處得其當。豈肯相率爲虛文巧免而已哉。此循吏之所以罕見。而治道之難於復古也。

儀封張淸恪公困學錄云。社倉會。乃備荒之最善者。能約一會。卽造入善人簿內。遇事至官。加以禮貌。能捐一石者。免其雜項差徭。則民之約會必力。而捐入者必多。余每思社倉良法。殊難強民爲之。如捐穀一石。量免一歲雜差。事屬可行。爲有司者。不可不講求其法也。

國家善政。必須上下一心。實力奉行。庶無滋弊。而鮮屯膏。甲子六月。穀價甚昂。縣詳平減。以濟民食。司批

似准而實互異難行縣不得已覆詳求減俟旬日批到已緩不及時再駁再詳則過期全悞矣書吏舞文牧令掣肘名爲善政實惠奚存此上司之咎無容他諉者也

今之爲吏者動云權自上操我不得主也誠使去其私小之見以求盡職則教養二端均有可得自爲者制田里難矣獨不可以教樹畜乎設學以育士難矣獨不可分社以規勸乎以人事君難矣獨不可責州縣之歲薦一二人乎以公正之大吏責廉明之牧令於所屬紳士雒察其人品材能或謹於內脩或諳於時務不必求備惟務徵實牧令開報上司上司以禮相見而試驗之稱則明加旌奬而賞其舉主否則罰之因密注其才品於夾袋之中以備他日之薦委如此認眞留意自不致臨期無措妄舉不知誰何之人以塞責所謂事豫則立心公則明者不在於是乎此又誰得而禁之乎吾願今之爲大吏者化其私小之俗見務其聰明之實用庶乎地醜德齊中卓然著公忠於不朽也

州縣平糶宜分日分鄉責成保地核其總數庶免擁擠不均之患

捕蝗不力是坐視害民也固爲不可但蝗之爲物初生微而聚易滅及大則散而飛難除農民無不匿蝗者恐官捕踐傷其稼更甚於蝗害耳若令有司預飭鄉保能於初生捕滅者視其踐禾之多寡酌出倉粟以償其數匿蝗致飛出爲害者重罰無貸積弊庶可除乎

居官者且無論才之長短止此寸心中若常存一爲國爲民之念視爲天經地義一息不容少懈之事則不拘何職必然顧名思義勉求盡分思之思之才力出矣

朱子嘗言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卽此數語想見紫陽一生匡時大業虛己小心觀我觀民憫時病俗之意皆在其中

封鮓懸魚無非謹小愼微之意與陸宣公不受鞭靴同若以爲名則非矣

或問三命不齒三命益恭及三命不踰父兄之說曰三命不齒尊爵之通義也三命益恭守身之謙德也三命不踰父兄貴不敵親之天經也

有必欲爲之善有不可奪之節澄之不淸淆之不濁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譽之不喜毀之不怒可爲社稷臣矣

健餘劄記卷三

考古

考古聖賢脩己治人。無事不從最切近處先立脚跟。漸次擴充。方造到彌天地冠古今的事業。所謂篤實輝光也。三代以後。不乏雄才偉略之人。開口便講闊大。而於至性至情。人倫日用切近之處。忽焉不講。遂有威加海內。名滿寰區。而閨門牀第之間。不免慚德者。此人品德業所以有古今升降之殊也。究其源頭。總因缺了小學一段工夫。故於大學八條目中。格致誠正。既無實功。則齊治均平。率多粉飾耳。有志於古者。宜知所從事矣。

孔子於泰伯則稱爲至德。於虞仲則止列於逸民。兄弟同窴荊蠻。而品定不同如此。可以徵參。

瞽疑魯君臣受女樂。未聞孔子有一言而遂行。似與諫不行而後去之義未符。因問於孫懿齋先生。先生曰。去卽所以諫也。聖人事君。豈如後世必鰓鰓於奏疏之間哉。爲君臣者。俱當知此義。

大學衍義論申生之精潔易辱。甚精密。愚有云。夫必頑鈍無恥沈鷙有謀之人。則雖辱之而不動。申生則輕死重名。可以術激之而使死。然則有恥有謀。二者必不相兼乎。曰。易之爲道也。貞猶有凶。中則無凶。惟聖者能之耳。大賢以下不能。故不爲也。

讀齊語。與管子略同。施伯稱爲天下才。信矣。其告桓公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故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夫令

與政。王者所不廢。曰隱曰寄。則霸者之情見矣。以天下才而成就若此。豈不惜哉。或謂桓公欲速得志於天下。管仲亦姑成君之志耳。然則天民之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又何以稱焉。

朋友以信爲重。五品之大經也。史記列傳欲寫鮑叔牙之善遇管仲。遂於傳內有管仲貧困常欺鮑叔之語。豈不聞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乃觀人之大要也。世稱管鮑之交。仲雖器小。何至卑汙若此。苟非聖人之言。必擇而取之。如斯之類。可盡信哉。

荀子曰。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是之謂以其身爲物役。夫以其身爲物役。尙且不可。況以其心爲物役者。其爲憂爲害。不更甚與。故君子貴先立其大。

趙良說商君。自以爲正言。今觀其言。洵可謂正矣。如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皆篤論也。其尤近道者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不圖於戰國積習中得此。

漢高之得天下。自謂得三傑之力。信然。然觀史記所載。三老董公遮說漢王。爲義帝發喪。此一大計也。袁生說漢王。使韓信等先輯河北趙地。連燕齊。然後復走滎陽。則楚備多而力分。此亦一大計也。皆非出於三傑。則此二子之功。又何可沒哉。

史稱汲黯內行脩潔。自爲太子洗馬時。卽以嚴見憚。故數犯顏直諫。武帝雖不能用其言。亦姑容之。此積誠之驗也。不務積誠而專務爭以口舌。所謂抱石而拯溺者也。可爲納忠之鑒。

心術端然後學術正。見之於言。施之於政。皆爲有本而始終如一。主父偃以臨淄布衣上書漢武帝。諫伐匈奴。論議非不剴切。武帝相見恨晚。親幸未幾。而戮辱隨之。由其遊說之初。但志在五鼎食。不過揣摩時勢。借正論以求利達耳。在人主求言。原不必遽疑其人。在學人立品。安可不先正其心。讀鄭康成傳。以書戒子曰。敬愼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可不深念耶。嗚呼。知禮而就有道。無隳厥志。以永終譽。康成之學。可謂得所宗矣。

震懷四知。秉絕三惑。關西楊氏。眞可謂父子清白。世濟其美者。袁氏並稱。弗及也。

高士傳載管幼安買器汲水以息井爭。納涼飲食以感牛主事。雖小。亦可想見其德之厚焉。禮讓移於海表。信哉。史稱王彥方名聞在管之右。豈其師事太邱。而道成德立。更有動物於自然者乎。漢代近古獨行之士。俱有風化可徵。以視晚近浮澆。負乎尙矣。

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若生既有爵。而死胡不與謚。將惡其人乎。則設謚原以彰善惡。躁荒戾醜。非盡美名也。將謂掩其惡乎。則之南郊而稱天以誄。雖尊者猶不能諱。安論其他。古來沿其名而失其本意。如斯之類。可勝道哉。

讀羊叔子讓開府表。郭汾陽辭太尉疏。虛懷忠悃。百世堪師。晚代躁競成風。受爵不讓。廉恥鮮矣。安望人才。

祖劉並稱。而琨之經略。實遜於逖。故志大者才不可疏也。溫陶濟美。而嶠之忠勤。實過乎侃。故功大者量

不可褊也。郤鑒之丰采卞壼之剛直。其濁俗之中流砥柱歟。

綱目於開元二十一年書起復張九齡同平章事。蓋非有金革之急而奪人之喪。自奪其喪。皆可譏也。後之君子。其愼之哉。

傳曰。利令智昏。信哉。不然。以裴度之堂堂忠節。視異鑄輩之瑣瑣姦諛。雖不辨白黑者。亦能知其爲正邪之分也。天資如憲宗。顧以利欲掩其明。是故人君不可無正心之學。

綠野優游。史氏以浮沈目裴晉公。固失之誣。然亦可見大臣晚節不失望之爲難也。

古人語必由衷。言以足志。雖偶爾詩詞。亦精誠之所流露。故美愛斯傳。非苟焉已也。如悵望聊歌紫芝曲。時危慘澹來悲風。少陵悲世語也。不圖於題障子歌見之。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媕婀。昌黎憤時語也。不圖於石鼓歌見之。蓋二子心乎斯世斯人。有觸卽動。其本深矣。無其本而襲其文。杜韓之後。豈復有杜韓哉。

韓昌黎別知賦云。始參差以異序。卒爛漫而同流。朱文公祭張敬夫文亦云。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古人問辨之學。原期從博反約。其益大矣。今人或蓄疑而不知問辨。或爲無用之辨。又或以堅僻之性。狃於拘墟之見。爭執而不求通。皆學外人。不足與之友也。

昌黎有云。淸而容物。善不近名。二語皆脩士之所難也。

昌黎原道一篇。反經闢異。乃思孟以後有數文字人多順口讀去。余向來於前數行文法。未能了然。蓄疑

既久、參閱再三、始知仁與義爲定名四語、承上起下、意義血脈、不甚貫浹、讀者詳之、

閱昌黎答殷侍御書、內有每逢學士眞儒、歎息跋踏、媿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之語、夫昌黎所謂學士眞儒、未必卽是古之學者、然因人證己、一段好學自省之意、流露毫端、其殆知恥近勇者乎、此昌黎之所以上繼孟子、而堪爲百世師者也、若夫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己缺、而遂至於老者、無他、羞惡之心不存、而樂與庸衆爲伍、甘與草木同朽耳、言念及此、令人通身汗下、

李習之年二十九歲、作復性書、觀其下篇、警省昏惰、可謂志於道德矣、又其答王載言書云、行己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宏、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醇乎其醇、似過昌黎矣、乃其論文則曰、恍他人之我先、惟陳言之務去、猶是文人自成一家之見耳、甚至以孟子與吳起商鞅李斯等並列、又以王氏中說爲理是而詞不能工、將謂古來言理之書、皆務工其詞以求傳後者乎、然則世稱韓李伯仲之間、亦略可知矣、

習之論事疏、皆切中時弊、不讓昌黎、是其留心經濟、亦迥非章句俗儒可比、惜乎於孔孟正學、未能確有所得以接其傳耳、

宋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是略於小而後明於大也、書云、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則謹小愼微之學、又聖賢所最重、大要關係節操處、雖小必愼、餘則可以不侵細務耳、

李沆之罷張齊賢、足爲盛德之累、畢士安之護寇準、足爲大臣之法、

張浚負重望而少將才。與趙鼎薦秦檜。爲害更大。

岳死韓去。同歸於仁。不得謂岳忠於韓。韓智於岳也。

陳俊卿剛正明達。李沆王旦之流也。

張南軒當孝宗時。爲吏部侍郎。一日奏事。上問天。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上常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對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此語甚確。蓋平時不重爵祿。不愛身家者。乃可望其臨大節而不奪。人主惡其逆耳而疏之。惟樂與持祿養資、從諛承意者相親。是舍其可恃而狃於所安也。弗思耳矣。

或問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否。朱子曰。然。蓋自家都不犯手之意。竊謂此語在三代以下。如漢之張子房。宋之邵堯夫。幾庶爲近。雖出處不同。其言行氣象。可以微參也。然而難言之矣。

周子教程子尋孔顏樂處。廖子晦赴潮倅臨行求一安樂法。朱子曰。聖門無此法。劉直齋日記謂此兩段事。學者正可參看。蓋孔門教人。只是志道求仁。志道而至於須臾不離。求仁而至於終食不違。則學能時習而悅樂。不慍自在其中。非討一快活方法。而預期其必得也。尋字若不善看。定蹈捕風捉影之弊。正與中庸之戒懼愼獨相反。不可不辨。

求仁者先難而後獲。集義者有事而勿正。著意尋樂。亦恐非後獲勿正之學。

近思錄引伊川先生所言收族之法。謂常相見則情相接。讀之令人愴然生感。夫後世族人。固有日相見而不相接者矣。相見無禮。故不足以維其情也。

朱子感興詩云。元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毗子。呫嗶徒啾喧。但逞言辭好。豈知神鑒昏。曰余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此雖謙詞。亦可以見其自知之明。自克之勇矣。後儒欲尊朱而不知所以尊之之道。偏多方以爲之諱。何其陋也。

陸子靜云。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此是象山志氣不凡處。便是象山受病處。所以不合於朱子也。夫前聖後聖。其揆則一。道雖不同。豈能於此心此理之外。別立門戶。若不問是誰人脚跟。誰人言語。一概不隨不學。然則堯舜文王孔子之脚跟言語。亦可不隨不學矣。烏在其爲自立自重耶。遊於其門者。率多猖狂無忌。象山能辭其過歟。

黃勉齋稱和靖先生爲程門之顏氏。以其所學篤於踐行。介然於公私義利之間。知所取舍。而固守不變也。志道之士。可以審所宗矣。

羅整菴謂元之大儒。稱許魯齋吳草廬二人。草廬出處。自難例之魯齋。若夫一生惓惓。羽翼聖經。志亦可尙云云。夫出處者。士君子之大節也。此間稍有遺憾。則所謂羽翼聖經者。無乃脩辭而不立其誠乎。後之議從祀者。但取著述之多。而於大節所在。則有恕詞。或置而不論。何其昧於道也。孫徵君理學宗傳一書。所取甚寬。獨未載草廬。今乃知其非漏矣。

言性不言氣不備之旨。似當以言性不言氣無著爲解。蓋性卽理也。乃是直指天命降衷而言。其實理不能不麗乎氣。人之一身皆氣也。心亦氣也。性乃心之生理也。故字從生從心。告子生之謂性。固是混理氣於無辨。若不從氣中指出理來。則理又著落在何處。羅整菴所以疑周子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之說。究似說成以兩件合成一件也。可見先儒之語。亦須善於體認。方無理障。

是理便無障。謂之理障。畢竟是析理不精。

老泉衡論養才篇。謂才難強而道易勉。此必目擊宋室。意有所指。以理而論。才雖難強。能勉於道。亦可以充之。若縱其才而不勉於道。其爲害尙可言乎。故上之御才。容有使貪使詐之時。而士之自脩自處。則斷乎不可參雜也。

子瞻每讀書。皆作數過盡之。每次作一意求之。其法善矣。但所求多是作用故實之類。於此可見蘇氏之學。若以大學之綱領條目求之。雖明體達用之儒。何以加焉。儲氏謂其下學上達。無以易此。未審其何所見也。

讀斯文正統所載文文山恕齋山泉睢程等說。始知先生爲有宋理學之一大結果也。刁蒙吉稱其廷對則董賈。其謀國則宗李。其志則子房孔明。其餓則伯夷叔齊。其死則睢陽平原。此尙論者所知也。至其學則五經四子。其文則程朱。此尙論者所未知也。余每以理學宗傳不載椒山爲憾。今觀斯文正統之論文山。洵爲知言。蓋忠節之與理學。判爲二也久矣。願與志道者共參之。

觀羅整菴十疑。可見孔顏曾思而後。談理諸儒。言語既多。亦不免於互有得失。必欲求詞簡意該。醇乎其醇者。蓋亦難矣。後之人意各有宗。分門別類。或尊之太過。則無語非經。或斥之太刻。則無言不謬。大率流於耳食。而無實在深潛體認之功。朱子所謂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辨者。蓋聖人中正和平之氣象。邈矣難追已。

閱羅整菴困知記。知其研理入細。但未免於好辨傷煩。本欲力攻陽明。謂良知不可以爲天理。又謂道心爲未發之性。爲體爲靜爲大本。人心爲已發之情。爲用爲動爲達道。自信爲定論。顯與朱子互異。此則不能無疑。而未敢與辭胡並稱者也。

羅整菴堅持道心爲體人心爲用之說。而以人生而靜、感物而動、樂記二語。及伊川顏子好學論爲明證。愚意專從朱子中庸序。心本一也。就人心而指其原於性命之正者言之。謂之道心。就道心而指其雜於形氣之私者言之。謂之人心。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則無論未發已發。皆道心爲體用矣。若如羅子以未發爲道心。以已發爲人心。則此已發之人心。將指其中節者乎。抑指其不中節者乎。言其中節者。則已是道心之用矣。若言其不中節者。則幷非道心之體所發爲用矣。豈屬通論。或疑人心亦有靜而未發之體乎。曰。人生合下便有形氣。謂形氣易動則有之。謂形氣有動時無靜時。不可也。謂人心靜則生明。包涵道心。可也。謂人心靜時卽道心。不可也。

昔王文成送某生遊學於外。而勉以善變。意其人必少年好勝。欲速成而非求益者歟。不然。同時同里人

師。孰過伯安。胡爲舍此而遠求耶。抑或實有所見也。若使闕黨之士。背無行不與之至教。而尋師訪友於齊楚宋衛間。不亦左乎。

余觀陳白沙論學之語。其爲聰明超脫。誠有非凡庸所可及者。但反之於身。實加勘認。終無的確把柄。孔門正學。當不在此。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曾晳何嘗不已見大意。而道脈之傳。究歸於忠信守約之令子。而已不與焉。後之學道者。可弗審諸。或謂白沙曾受學於吳康齋。蓋亦其師誤之云。

閱高子遺書內有居鄉勿爲鄉愿。居官勿爲鄙夫之語。嘆曰。二語已非其至者。乃不爲鄉愿。鄉人即以爲立異而遠之矣。不爲鄙夫。同官即以爲沽名而忌之矣。然則士君子之自處。當何如哉。亦曰以道爲的。信之篤而行之果。終吾身焉可耳。

又年譜載高子五十歲。始實信大學知本之旨。豈知本若是其難乎。朱子嘗言之矣。用力之久而豁然貫通。貫通者。知本之謂也。學問之道無他。知本而已矣。雖一二語可了之理。實數十年博約之功。世儒依口學吾。未嘗反求諸己。則其明明以脩身爲本之聖經。而弗能深信也固宜。

或問高忠憲謂一貫是忠恕悟處。忠恕是一貫脩處。何如曰。是也。蓋能脩之悟。乃爲一旦豁然貫通。悟後之脩。則又終身由之不盡。故高子又謂聞一貫。尙非曾子到頭學問。至啓手啓足之時。學問始結果矣。意亦如此。

高子讀書法。好學說。俱宜細玩。以聖仁爲孔子所好之學。固是。然似不如依乎中庸。更爲徹上下。貫始終。

高子云。聖凡之判。只在順逆二字。凡人自幼與人欲日順一日。故與天理日逆一日。聖人自幼與人欲日逆一日。故與天理日順一日。要學聖人耳順從心。有兩句拙法曰。逆耳之言必深察。從心之事莫輕爲。按此說固好。只是單就人心言。拙卻本心之良知良能矣。再考。

馮少墟云。綱常倫理要盡道。天地萬物要一體。仕止久速要當可。喜怒哀樂要中節。辭受取與要不苟。視聽言動要合禮。存此謂之道心。悖此謂之人心。惟精惟精此者也。惟一一此者也。此之謂允執厥中。此之謂盡性至命之實學。按此與李習之行己莫如恭數語合看。則內外無餘蘊矣。

呂涇野論君子不憂不懼章。以司馬牛不能化向魋之惡。卽爲有疚。且以舜之處象爲證。言理可謂精矣。然何以處夫周公之於管蔡。柳下惠之於盜跖耶。後儒談理愈精而愈滯。大率類此。孔子之意。當不其然。然則不疚之義如何。曰。君子之學。盡其在我。疚與不疚。匪存乎人。聖人教人。亦勉其所得爲者而已。

孫文正爲中允時。梃擊變起。大學士吳道南以其事密諮。對曰。事關東宮。不可不問。事連貴妃。不可深問。龐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龐保劉成而上。不可深問。數語洵堪定案。文正之識力。於此已見其端矣。

人生學問事功。莫大乎義利之辨。有爲而爲。義都是利。無爲而爲。利亦是義。鹿伯順謂一樣生活。兩樣主意。孫夏峯謂從志趨上分欺慊。不在事跡上作門面。總是先要辨志。

閻李中孚二曲集。至悔過自新篇。歷引橫渠上蔡諸名儒先迷後悟故事。喟然嘆曰。世教衰微。小學不明。志道者必幾經蹭蹬而後知所從入。然則士不立志求師。而漫云無待而興。豈不難乎。

蔚州魏環極先生謂好名是學者病乃不學者藥此語較之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更爲親切試思禮義廉恥喪於好名者多乎抑喪於不好名者多乎昔范文正公於此亦見之最眞言之最暢世俗動以好名爲儒者詬病非愼獨之君子而高言純粹之至人適見其甘蹈於頑鈍之鄙夫而無所不至耳

張西銘寄到新脩陸子年譜閱至舟次思輯四書困勉錄一條所辨甚慊予意余少時讀此書即疑其雜冗無異舉業家湊刊之講義時人每稱稼書先生著作如林間以此書於予心實有未滿聞西銘此說始豁然知非先生所手定矣

又與靈壽諸生講中庸一條亦微有疑處蓋用行更難於體立似是對針陽明一派說法終不如體用一原之語爲十分穩足有一分體乃有一分用合外內之道也

顏習齋一生全在三物三事上著力確有所見實有所得觀其論正德利用厚生從身與家國細細分晰體認深矣

顏習齋先生沒後迄今四十餘年矣一二言詞學者猶樂道之聞其偶入鄉塾與幼學講誘掖獎勸四字云如教小兒學步誘者引之開步也掖者防其傾跌也獎者誇其已能行走也勸者教其嗣後照此行走也比方甚明即此亦可想見先生之誨人矣

俗學抱殘守獨各自爲是而不知親師取友以求益只是無志於道而所見固陋耳古人學問二事本屬相連隨地隨人皆可取益而況才品位望遠勝於己者乎李恕谷之交毛河右也曰取其博物助我躬

行。可謂謙無不受。能自得師者矣。

朱止泉先生萬語千言。大要不離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與夫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而以四德四端五事五倫六官八政爲條目。而其最爲切要者。莫如直指知性爲格物工夫。將人所疑於朱子之道問學者。力辨其無非所以尊德性而涵養其未發之本原。貫通於寂感之無間。此其所以深契紫陽而不疑不惑者也。老益好學。純粹無疵。程朱而後。屈指無多。

健餘劄記卷四

閱歷

某生質頗鈍。自幼受母訓。只切記一誠字。筮仕以後。內外閱歷愈多。越覺得誠字一刻離不得。無論大事小事。待君子。待小人。都要存誠。略涉權術。後來無不露出。試問不誠二字。爲人在世。誰當得起。孟子曰。思誠。思字最是要訣。從閱歷中更見得。

某年至四十。始知讀書開卷有益。皆由從前所讀各書。只作文字看去。今乃漸漸體貼到自己身上來。

某與刁紹武貧賤至交。素多受益。十年不見。辛亥七月。因公赴鄂。始得快晤於臬署中。道及太夫人之賢行。及余理襄諸事紀事諸篇。遂有才生於德。方爲眞才之論。彼時雖敬謝不遑。卻深服其議論之確。每見有天資聰穎。或涉世久深者。亦能辦事了當。然非從心地中實實做出。又非從道理中細細參過。故常有內外不如一。前後成兩截者。一經失足。便無站立處。聞紹武言。予益知勉矣。

某移守揚州。太夫人每患揚俗浮奢。躬崇節儉以化之。往時鱘魚初出。漁人獻富貴家。或賞至四五十金。癸丑三月中。有同年饋鮮鱘者。太夫人命婉辭不受曰。吾非效懸魚故事也。素性不喜食貴物。且風俗競尚。何堪逐靡。

甲寅歲督催課運。上下每多扞格之處。日夜焦勞。心氣躁甚。不能自制。言於高公。徐問曰。連日曾讀書否。

對曰。公宂未暇。已數月矣。高公曰。職此故耳。愚爲爽然。嗣後雖百忙中。稍暇。必取小學近思錄等書玩味數行。使有當下卽消去煩躁處。

余數年以來。閱歷旣多。證以四書之旨。參以洛學諸編。始益信內外合一之道。覺得吾心中多一點渣滓。則人世上多一層隔礙。一動一言。絲毫不爽。所以時時省克。務求寸心之虛淨也。每見聰明之士。自私用智。習慣若性成。自以爲涉世之術最巧。不知咫尺之間。盡成胡越。談笑之頃。悉屬荆棘。是一處廣居而自隘之。一條坦路而自阻之爾。

余嘗於廟祭行禮時。心有所禱。不覺多一叩首。是因致敬而反失儀。始悟主一無適之旨。蓋當行禮時。只應專心行禮。其禱祝之事。已責在讀祭文者。古人制禮。所以有贊相。又有祝史。正爲此也。

余初分社學時。同官雖心知其美而惟恐難行。繼因河北守令行有成效。遂羣相鼓舞。始信教化可以移風俗。但必久而後至於善耳。慈溪學記所謂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者。誠篤論也。

舊友王孟恭致書。以爲洛學續編序文。不宜用老莊字句。余初不以爲然。謂諸子百家。凡言之不背於道者。皆可用也。何必過拘。旣而思四書五經之言。儘足敷用。老莊語原不必參雜。友言不背於道。亦可受也。遂復書謝之。

朱子謂天下事終做不成者。只是壞於懶與私而已。蓋雖極美之事。亦豈無一分半分之弊。今人情願受十分重弊。才有人理會。便去搜剔那一分半分之弊。以爲決不可行。無一人肯把天下國家。做自家物

事看。每閱部駁之件。不勝慨惜。今讀朱子語。愈知其由來矣。

閱顏習齋年譜。有衰病不能理他功。惟常習恭一條。覺恭默二字。尤切己對症之藥。遂書座右。肺病發。爲佩牌以自戒曰。愛身似玉。守口如瓶。靜脩儉養。氣足神甯。又書眞西山夜氣箴。懸於榻畔。時時觸目警心。

願聞己過。思見天心。

向來每疑意爲心之所發。似與情字相近。如何言誠。及閱李恕谷大學辨業。始覺分明。大略以心所發爲喜怒哀樂之情。有中節不中節之分。不必盡分善惡也。難以誠言。其餘若意見則見解也。若意想則想像也。有偶念則偶然念及。不必欲爲其事也。有雜念則閒事宂緒。雜然感觸者也。此皆宜用正心之功。心正則能照能攝。雜者一。妄者息矣。外此又有思。又有志。思則意在爲其事而始思度之。乃在意之後。志則統言終身之所嚮往。皆與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之意不同。誠意之意。乃心所欲爲之事。蓋格致之後。意在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爲善去不善也。不誠。則雖有此意。而或作或輟。或苟且。或色莊。所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矣。故必誠意而後可正脩齊治平也。此說可正諸說之含糊。

孫靜軒先生成均講義云。程朱之書。詳言格物。獨得孔子之傳。以惠後學。而今日學者之流弊。則非程朱所及料也。漫無志於天下國家之大。亦幷忘其耳目手足之官。譏釋氏之不能誠意。幷其正心而失之。譏子靜之不能致知。幷其誠意而失之。譏陽明之不能格物。幷其致知而失之。名爲守程朱之學。幷其

格物而失之。可謂於俗學痛下針砭矣。

高東軒先生以初學切要寄示。首篇卽太極圖說。讀至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思五性雖根上文五行來。但性終不可以惡言。似不如七情感動之較穩也。程子顏子所好何學。論內有其中動而七情出焉等語。最爲分明。余向日讀書。疑不及此。姑闕以俟考證。

閱廣字義訓物爲實也。朱子曰。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竟。有是物必有是理。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見。觀此。則知聖賢學問。無不從有形有象切近著實處用功。彼談元說妙者。失之遠矣。鹿伯順。湯潛菴。解格物物字。俱作物有本末物字看。亦是此意。

聞蠡縣前輩。有三友同閱十七史者。彼此所記。互問則絕不相知。叩其所以。則一好詩。一好時文。一好經濟。故所記無一同者。學人讀書。可不先正其所趨哉。

閱恕谷後集。如京記事。有靈皋問過之語。知前輩猶敦古道。蓋古之脩身者。遷善必先以改過。改過必由於知過。欲友知過。必不自諱其過者也。此風已罕見矣。因書以自警。

榕村語錄。辨人家祭四世祖考妣。宜分席以明有別。蓋姑婦可以同席。翁婦不可以同席。極是因思士庶之家。不能立廟。或將祖妣神主。亦各分龕。似屬可行。俟質諸知禮君子。

余少習於戲謔。及聞正學宗旨。深悔其非。自入卿班。多逢年友。公餘復涉此習。蓋欲和以處衆。而不知心已漸放矣。王書城以東銘相規。余爲汗下。良友之益。洵非淺也。

同年某語及孫宮保大肆譏評。謂正心誠意之談。徒爲欺罔後學。制義取士。只須精於時文。弋取科第。便是顯親揚名之孝。若日事道學而不能得科名。父母之心樂乎。余因此言出於士夫之口。所關世道人心不小。極口辨駁。大略謂生於天地之間。既得爲人。人有心便不可不正。心有意便不可不誠。不正心不誠意。卽不可以爲人。舍爲人之道而欲中舉會試。以竊朝廷之爵祿。而博父母之喜悅。其爲欺罔君父孰大焉。以是教後學而陷溺其心。是殺之也。雖理足以勝之。但錮蔽已深。豈口舌之所能爭。余亦不免有失言之過矣。

余撫中州時。曾題請湯文正公從祀　文廟。禮部議以文正雖賢。其著作終不若平湖陸氏之多。事遂不果。蓋近世之論。專以著書爲理學。幾於牢不可破矣。嗚呼。述而不作。聖有明訓。愷愷君子。道不遠人。正學之傳。將焉屬哉。昔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專著。而言道統者必歸焉。斯固無庸深辨者也。百世以俟可耳。

余年逾四十。始識得仁禮交關之旨。今則益覺親切矣。

余在兩淮時。曾深受高東軒先生模範之益。今讀其固哉亭詩稿。清眞雅正。無一不自性情中流出。雖闊別數年。隔越數千里。不啻親見其人。面聆其誨矣。

集敢問錄。質疑於孫靜軒先生。復書教以近裏著已處用功。因書四字於座右。觸目警心。其答語未盡釋然者。往復再問。未敢蓄疑也。

王孟恭牽引四書史記舊文以相質。余嫌其所見甚淺。而詞又不達。因與反覆辨難。既而知其意在相規也。乃謝之。蓋遇拙訥之友。詞雖不達。亦當思其用意所在。未可忽也。

方望溪先生素習經濟之學。著周官餘論十篇以見志。雖不必盡可見之施行。但治不法三代。張子以爲苟道。倘得其人。因時因地以制宜。堪爲太平之策。固有斷斷不易者矣。

高東軒先生枉顧。見壁上有六經疑處平心認、三益來時倒屣迎之句。以爲認字太似陽明口角。蓋箴子舊學未免於孫徵君之騎牆也。余以體認乃通用字。向未知爲陽明語。謝之。問近況。曰。不可爲人。不可爲子。今而後知悅親之難也。先生曰。予嘗此苦。更難名言。今日登堂拜母。追憶疇昔求親之不悅而不可得矣。相對泣下。至於沾襟。蓋先生與子言孝。至性之動人。深切如此。

一友問先生自覺近詣何如。曰。百日牀邊無孝子。三年塞外少忠臣。此二語。時時如觸予目。如警予心也。玩蒙卦九二。始悟包蒙之義。蓋惟包乃能養正發蒙。若使過分其類而忿疾于頑。何以育才而錫類乎。余向因後學染於流俗。驟難推挽。責望未免太迫。是徒知取女之勿用。而不獲納婦之吉占矣。當以爲戒。

每疑性爲人心之生理。而朱子引程子語。直以爲性卽理也。似與字義未甚脗合。因語東軒先生。先生謂朱子解書精細。各有所重。既從天命說下。對針以氣爲性者而言。語氣不得不直捷。若滕文公章。則解性爲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天下之言性章。則解性爲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又如其爲人也孝弟章。解仁爲愛之理。心之德也。梁惠王章。則曰心之德。愛之理。仁人心也章。又但解爲心之德。諸如此類。

俱有深意。不可率略讀過。乃深媿從前之心氣粗浮。未能靜體先儒之學也。

劉古衡應新安魏友治喪之請。問其大指。曰禮從俗。曰記言禮從宜。宜卽義也。無害於義。乃可從俗。禮教不行。風俗頹敗。欲挽波靡。正當先自紳士之家力爲矯枉。若主從俗之說。則今之居喪而用浮屠。用鼓樂。飮酒茹葷。演戲跑馬者。恬不爲怪矣。富貴之家。有一不備。人且笑其薄於親矣。習俗至此。可不準禮以從宜乎。願吾子愼言而酌乎禮文之重輕。以爲之兆也。

王友稱某生不肯與俗人相接。可謂佳士。余曰。旣不與俗人相接。則當與正人相親。遠損取益。乃不可量。某官見年姪也。出口連稱晚生。意遂輕之。安平宮生自蓮池書院來謁。令大兒出見。每升階級必聚足。去後始知其嫻於儀也。以未接晤爲悔。語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觀於此益信。今之學者。視禮儀如弁髦。無責焉耳。

一友自負善忘。予謂之曰。有可忘。有不可忘。境有浮雲。人有覆雨。此可忘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不可忘者也。但盡勿忘之功。庶有能忘之候。

或謂某氏二十餘年不通音問矣。尙哀其死而出涕。情歟。曰。吾憫其未聞道而愎以自戕也。曰。好讀書者多戾俗。有如是耶。曰。病根之痼。正坐在俗。不能自克。又無攻錯之人。故久益遂非。悍狠不顧耳。

有謂北方風氣剛勁。較勝於南方之柔懦者。亦未盡然。每見習業舉子。自命超乎凡俗。而志域於臨深。才封於護疾。愎以滋蔽。終於荒陋偃蹇而無成者。不可勝道。吾願慷慨悲歌之士。善用其剛勁。而篤信好

學則其所至未可量矣

梁溪高子云鄉原曰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便是強力人也推仆了君子曰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便是醉夢人也喚醒了余初未得其警切之旨數年侍養在家因覩州邑閭黨間未嘗無願爲正學願親正士之人每被怠忌一流數語阻撓遂爾弱喪不振乃嘆士生今日自立爲難若不以理爲斷但求不得罪於鄉人即是鄉原種子若能以義自守不肯苟同於鄉人即是君子根基然則鄉人若是其甚乎曰世教衰微士風尤薄苟非卓然拔俗不流不倚安能成君子之強哉高子慨乎其言良有以也

昔顏習齋先生自洛歸里得甯陵呂氏所輯小兒語欲廣其傳於北地王雲卿一見抄本輒奪筆書云大道彰彰何必乃爾無乃效鄉原之風乎陋甚時雲卿已通舉子業負氣甚盛余方十歲亦但驚其出語之高朗而已迄今思之將惡其言之不雅耶則此書正患學語小兒種根鄙倍而欲因俗以正蒙也爲其立意之淺耶則渠爲世教人心慮深遠矣文人所見高者如此況其下乎余甚惜少年同儕輕講學而易其言也噫九原可作毋亦傷聞道之不早乎

唐王珪薄於自奉未嘗營搆堂室有司劾其不立家廟四時祭於寢今世士大夫不立家廟者曷可勝數未聞有司之劾蓋亦不知其非矣余每恨宦遊四方此事爲之不早也

乾隆甲子春旱余隨縣令步禱先期出宿於外劉古衡過訪問襆被由來具以齋告古衡拜稱合禮余自

是遇齋卽不敢入內。益信友朋勸善之有功也。

呂伯恭居憂教授。陸子靜嘗致書勸其改過。以全純孝之心。夫教授以啓後學。事亦云正矣。子靜猶以爲不安於心。未契於理。何憚而不改過。況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應酬宴會。恬然若常者乎。士習至此。安得如子靜者。動其不自安之心。切責而深警之。

余家居數載。日求聞過不可得。頃晤徐範茲。從容語及劉氏之喪。賻之意良厚矣。刺不書名。恐涉不恭。奈何。人雖無禮。敬亦無失。君子之道乎。余謝而書之壁閒。用誌吾過。且悟中禮之難。鄉黨一篇。未可率讀也。

或問庭前不種花草。有說乎。曰。聞之栽花不如樹木。樹木不如立人。余老將至而無所樹立。方學爲人之不暇。陶菊周蓮。非不愛也。多方求之。恐妨居業。分寸之陰。晚益當惜耳。

友人謂某與某道義交也。問何以言之。曰。聯文社而彼此莫逆。曰。古學文以窮理。今學文以干澤。已判霄壤矣。又況相媿而不相磋乎。是爲以水濟水。吾懼其淪胥而不覺也。故君子之交。當先辨志。

禮稱情以立文。卽因文以生情。故先王緣哀心而制爲喪禮。學者守喪禮而愈動其哀心也。予居太夫人之喪。每讀禮文一節。必究其所由然。而自省其能否。雖年已就衰。而心不容已。則勉求無悖。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乃今益信。

喪服四制謂父母之喪。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夫人子當痛甚之

際。喪禮值久廢之時。而欲破俗行禮。難矣。古者有相有祝。皆護喪者也。人能護喪。俾孝子得以不言而盡禮。亦可以觀其愛。觀其理。觀其志矣。是仁也。知也。彊也。盡己推己。其道一而已矣。凡爲君子。可不勉哉。

先太夫人事實。他人數百千言未能形狀者。望溪先生所作誌銘。以女士數語該括無餘。眞寫生大筆。爲之感泣。不能卒讀也。

喪禮久廢。向以老母在堂。未能考究。忽遭大故。始命嘉銓遍查禮文。擇其可行者行之。如中門內外。男女隔絕。孫曾齊衰。按期持服等類。親友雖表表於鄉者。亦皆詫異。父子俱無疑惑。然後知喪事不敢不勉。聖言誠有深味。不實體之不覺也。

喪次讀任翼聖先生禮記章句。條理井然。疏義確實。從前雜錯。頓覺改觀。且爲諸生時已成此書。余深服其立志之早。不爲舉業所累。賢於世儒遠矣。

先贈公忌日。請主於寢。與太夫人神主同筵致奠。親友不知。有徑入相謁者。哭後詞色不洽。辭去。不如使人明告以故。俾知忌日爲君子終身之喪也。

高東軒先生參知政事。求言於余。作札極陳納誨進賢之義。直言無諱。命啓銓錄朱子賀陳丞相書與劉共父書寄覽。以其雅度實能容也。嘉銓作大人頌以規之。亦體正而詞嚴。

鑑能別形。不聞其貯形也。衡能平物。不聞其宿物也。是故君子之心務以虛受。

陳紹衣欲以養成馬乳葡萄移送小園。辭之。因枝蘗已大。移栽恐傷其根。既而思之。此卽一念好生天地之心也。擴充之功。不容已已。

李君光型述文貞公自言進朱子書。乃是格君心之非處。接引名流如楊文定等。乃是爲天下得人處。稱量與否。余雖未知。要之古大臣事君之道。不外此兩端

望溪先生謂某曰。僕以確守經書中語。於君不敢欺。於事不敢詭隨。於言不敢附和。重爲時人所惡。數語足概其生平。余每尋味不忘也。

陳密山秉藩安徽。余以科試江甯。方幸姻戚至交。重晤談心。密山因勞於官事。得痢疾。臥署中二十日。連往問疾不見。於八月二十七日報故。立卽往哭。慟不止。詢其病症則寒熱相雜。用藥則參黃互下。以致氣脫不起。甚矣用醫之當愼。君子雖病中。亦當見正人而聞正言也。制府尹公亦甚哀之。同官如其厚道者罕見。

經書所傳。多是爲中才以下說法。某質性鈍弱。不能自克身世。閱歷數十年。始益信聖人之言。皆是實語。不我欺也。但恨老病日侵。未之能逮耳。

鄧少宗伯鍾岳典試江南。場後贈以錦衣二襲。不受。且淚下不止。問其故。則受繼母深恩。在官未親視含殮。遂終身衣白布衷衣。不著美錦。余不敢強贈。深服其性情之過人遠也。

讀朱止泉文集第二卷。以格物爲窮格四端。服其見理分明。實信得知性之外。別無格物窮理工夫。

織造圖君拉向以淸簡自負。於當事少許可。一日書來。極道高相國忠愛之至意。憂危之隱衷。幷以識別賢愚。政崇寬大。爲當時急務。語甚切至。恨相知之晚。余深然之。並舉高顧二公近事。用相勸勉。益信人果有公忠正大之誠心。未有積久不著者也。

與黃博士師讜言脩己教人之道。無不親切有味。向以學品知名。不虛也。

與東軒先生商搉人心道心之旨。終以朱子中庸序文爲定論。蓋率性之情。始可以言道心之用。若但言人心。不可以爲道心之用也。

元旦假寐靜坐。有感於大學平天下章句云。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遂將全章徹讀數回。深信聖賢言治平之道。未有不正本淸源者。同好惡而辨義利。其機總在忠信驕泰之間而已。於此不容少忽也。誠正居心。賢親並勸。絕驕泰之萌。務聰明之實。自可永爲社稷臣民錫福於無疆也。

以責難陳善爲事君之忠。以進禮退義爲立身之正。此儒者學守之大端。君子行藏之中道。聖賢亦無不亢之時。君子自有素行之位。有孚貞吉。誠則必形。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聖經學規纂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潘同曾褚志政）

G一五一三上

徐壽